

中國古典名著

好逑傳

自生人以來，
凡偕伉儷，
莫非匹偶。



(下)

名中教人編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好 逑 传

(下)

〔清〕名中教人 编次

目 录

第十一回	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.....	124
第十二回	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.....	136
第十三回	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.....	149
第十四回	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.....	161
第十五回	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.....	173
第十六回	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.....	186
第十七回	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.....	198
第十八回	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逑.....	212

第十一回

热心肠放不下千里赴难

词曰：

漫道无关，一片身心都被绾。急急奔驰，犹恐他嫌缓。岂有拘挛，总是情长短。非兜揽，此中冷暖，舍我其谁管？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过公子见冯御史不为他催亲，转出告示与水小姐，禁止谋娶，心上不服，连连来见，冯御史只是不见，十分着急，又摸不着头路，只得来见鲍知县，访问消息，就说冯御史反出告示之事。鲍知县听了，也自惊讶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因沉吟道：“一定又是水小姐弄甚神通，将按院压倒。”过公子道：“他父亲又不在家，一个少年女子，又不出闺门，有甚神通弄得！”鲍知县道：“贤契不要把水小姐看做等闲。他虽是一个小女子，却有千古大英雄的智量。前日本县持牌票去说时，他一口不违，就都依了，我就疑他胸中别有主见。后来我去回复他，又曾叮嘱他莫要改口，他就说：‘我倒不改口，只怕按君倒要改口。’今日按台果然改口，岂非他弄的神通？贤契倒该去按君衙门前访问，定有缘故。”

过公子只得别了县尊，仍到按院衙门前打听。若论水小姐，在按院堂上一番举动，衙役皆知，就该访出，只因按台

怕出丑，吩咐不得张扬，故过公子打听不出。闷闷的过了二十余日，忽见按院大人来请，只道有好意，慌忙去见。不期到了后堂，相见过，冯按院就先开口说道：“本院为世兄，因初到不知就里，几乎惹出一场大祸来。”过公子道：“以乌台之重，成就治下一女子婚姻，纵有些差池，恐也无甚大祸。为何老恩台大人出尔反尔？”冯按院道：“本院也只因认这水小姐是治下一女子，故行牌弹压他，使他俯首听命，不敢强辞。谁知这水小姐为人甚是厉害，竟是个大才大智之人。牌到时略不动声色，但满口应承，却悄悄自做了一道本，暗暗差一个家奴，进京去击登闻鼓参劾本院，你道厉害不厉害！”过公子听了，吃惊道：“他一个少年女子，难道这等大胆！只怕还是谎说，以求苟免。且请问老恩台大人，何以得知？”冯按院道：“他参劾本院，还不为大胆，他偏又有胆气，亲自送奏本来与本院看。”过公子道：“老恩台大人就该扯碎他的奏章，惩治他个尽情，他自然不敢了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他妙在将正本先遣人进京三日，然后来见本院。本院欲要重处地，他的正本已去了。倘明日本准时，朝廷要人，却将奈何？不独本院不便处治他，他却转手持一把利刃，欲自刺，将以死来挟制本院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就是他的本上了，老恩台大人辩一本，未必就辩不过他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世兄不曾见他的本章，他竟将本院参倒了，竟无从去辩。此本若是准了，不独本院有罪，连世兄与老师都要被反出是非来。故本院不得已，只得出告示安慰，他方说出家奴姓名、形状、许我差人星夜赶回。连日世兄赐顾，本院不敢接见者，恐怕本赶不回，耳目昭彰，愈加谈论。今幸本赶回了，故请世兄来看，方知本院不是出尔

反尔，盖不得已也。”因取了水小姐的本，送与过公子看。

过公子看了，虽不深知其情，然看见“谄师媚权”等语，也自觉寒心道：“这丫头怎无忌惮至此，真也可恶，难道就是这等罢了！其实气他不过，又其实放他不下！还望老恩台大人看家父之面，为治晚生另作一个斧柯之想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世兄若说别事，无不领教，至于水小姐这段姻缘，说来有些不合，本院劝世兄倒不如冷了这个念头吧。只管勉强去求，恐怕终要弄出事来。我看这女子举动莫测，不是一个好惹的。”

过公子见按院推辞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辞了出来。心不甘服，因寻心腹成奇，与他商量，遂将他的本章大意，念与他听道：“这丫头告‘谄师媚权’连父亲也参在里面，你道恶也不恶！”成奇道：“他本章虽恶，然推他苦死推托之怀，却不是嫌公子无才无貌，但只念男女皆无父命。若论婚姻正礼，他也说得不差。我想这段姻缘，决难强求。公子若必要成就，除非乘此时他父亲贬谪，老爷又不日拜相，速速赶人进京，与老爷说知此情，求老爷做主，遣人到戍所去求亲。你想那水侍郎，在此落难之时，无有不从。倘他父亲从了，便不怕他飞上天去！”过公子听了，方才大喜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现一条大路不走，却怎走远路？如今就写家书去与父亲说。但是书中写不尽这些委曲，家里这些人又都没用，必得兄为我走一遭，在老父面前，见景生情，撮合成了方妙。”成奇道：“公子喜事，既委托我，安敢辞劳？就去，就去！”过公子大喜道：“得兄此去，吾事济矣。”因恳恳切切写了一封家书与父亲，又取出盘缠，叫一个老家人同成奇进京。正是：

满树寻花不见花，又从树底觅根芽。

谁知春在邻家好，蝶闹蜂忙总是差。

按下成奇与老家人进京去求亲不提。

却说铁公子自山东归到大名府家里，时时佩服小姐之恩，将侠烈之气，渐次消除了，只以读书求取功名为念。一日，在邸报上看见父亲铁都院有本告病，不知是何缘故，心下着急，因带着小丹骑了匹马，忙忙进京去探望。

将到京师，忽见一个人，骑着匹驴子在前面走。铁公子马快，赶过他的驴子，因回头一看，却认得是水家的家人水用。因着惊问道：“你是水管家耶，为何到此？”水用抬头看见是铁公子，慌忙跳下驴来说道：“正要来见铁相公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惊讶道：“你要来见我做什么？”只得也勒住马，跳了下来。又问道：“你来是端的为老爷的事，还是为小姐的事？”水用道：“是为小姐的事。”铁公子又吃一惊道：“小姐又为甚事，莫非还是过公子作恶？”水用道：“正为过公子作恶，这遭作得更恶，所以家小姐急了，叫我进京击登闻鼓上本。又恐怕我没用，故叫我寻见相公，要求指点指点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上本容易。且问你过公子怎生作恶，就至于上本？”

水用道：“前番皆过公子自家谋为，识见浅短，故小姐随机应变，俱搪塞过了。谁知新来的按院，是过老爷门生，死为他出力，竟倒下两张宪牌到县里来，勒逼着一月成亲，如何拗得他过？家小姐故不得已，方才写了一道本章参他，叫我来寻铁相公指引。今日造化，恰好撞着，须求铁相公作速领小的去上，要使用的，小人俱带在此。”铁公子听了，不觉大怒道：“哪个御史，敢如此胡为？”水用道：“按院姓冯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定然是冯瀛这贼坏了！小姐既有本，自然参得他痛

快。这不打紧，也不消击鼓，我送到通政司，央他登时进上，候批下来，等我再央礼科抄参几道，看这贼坏的官可做得稳！”水用道：“若得铁相公如此用情，自然好了。”铁公子说罢，因跨上马道：“路上说话不便，我的马快先去，你可随后赶到都察院私衙里来。我叫小丹在衙前接你。”水用答应了。

铁公子将马加上一鞭，就似飞的去。不多时，到了私衙。原来铁御史告病不准，门前依旧热热闹闹。铁公子忙进衙拜见了父母，知道是朝廷有大议，要都察院主张，例该告病辞免，没甚大事，故放了心。就吩咐小丹在衙前等候水用。直等到晚，并不见来。铁公子猜想道：“水小姐既吩咐他托我上本，怎敢不来？莫非他驴子慢，到得迟，寻下处歇了，明早必来见我。”到了次早，又叫小丹到衙前守候，直守到午后，也不见来。铁公子疑惑道：“莫非他又遇着有力量的熟人，替他上了，故不来见我？”只得差了一个能事的承差，叫他去通政司访问，可有兵部水侍郎的小姐差人上本。承差访问了来回复道：“并没有。”铁公子委决不下，又叫人到午门外打听，今日可有人击鼓上本。又回道：“没有。”铁公子一发动疑，暗暗思忖道：“他分明说要央我上本，为何竟不见来，莫非他行事张扬，被按院耳目心腹听知，将他暗害了？或者是一时得了暴病睡倒了？”一霎时就有千思百想，再也想不到水用将到城门，忽被冯按院的承差赶了转去。又叫人到各处去找寻，一连寻了三五日，并无踪影。

铁公子着了急，暗想道：“水小姐此事，若是上本准了，到下处去，便不怕按君了。今本又不上，按君威势，他一个女子，任是能干，如何拗得他过？况他父亲又被贬谪，历城

一县，都是奉承过公子的，除了我不去救他，再有谁人肯为他出力？古语云：‘士为知己者死。’水小姐于我铁中玉，可谓知己之出类拔萃者矣。我若不知，犹可谢责；今明明已知而不去助他一臂，是须眉男子不及一红颜女子，不几负知己乎！”

主意定了，因辞别父母，只说仍回家读书，却悄悄连马也不骑，但雇了一匹驴子骑着，仍只带了小丹，星夜到山东历城县来，要为水小姐出力。一路上思量道：“若论这贼坯如此作恶，就该打上堂去，辱他一番，与他个没体面，才觉畅意。只他是个代天巡狩的御史，我若如此，他上一本，说我凌辱钦差，他倒转有词了。那时就到御前与他折辩，他的理短，我的理长，虽也不怕他。但我见水小姐折服强暴，往往不动声色；我若惊天动地，他未免又要笑我是血气用事了。莫若先去见水小姐，只将冯按院的两张勒婚虎牌拿了进京，叫父亲上本参他谄师媚权，逼勒大臣幼女，无媒苟合。看他怎生样救解！”正是：

热心虽一片，中有万千思。

不到相安处，徬徨无已时。

铁公子主意定了，遂在路上不敢少停，不数日就赶到历城县。寻一个下处，安放了行李，叫小丹看守着，遂自步到水侍郎家里来。

到了门前，却静悄悄不见一人出入。只得走进大门来，也不看见一人出入。只得又走进二门来，虽也不见有人出入，却见门旁有一张告示挂在壁上。近前一看，却正是冯按院出的。心下想道：“这贼坯既连出二牌，限日成婚，怎又出告示催

逼？正好拿它去做个指证。”一边想，一边看，却原来不是催婚，倒是禁人强娶他。看完了，心下又惊又喜道：“这却令人不解。前日水用明明对我说，按院连出二牌催婚，故水小姐事急上本。为何今日转挂着一张禁娶的告示在此？莫非是水小姐行了贿赂，故反过脸来；再不然或是水侍郎复了官，故不敢妄为？”再想不出，欲要进去问明。又想到：“他一个寡女，我又非亲非故，若他被遭了强娶的患难，我进去问声还不妨；他如今门上贴着这样平平安安的告示，我若进去访问，便涉假公济私之嫌了，这又断乎不可。且到外面去细访，或者有人知道，也未可知。”因走了出来。

不期刚走出大门，忽撞见水运在门前走过，彼此看见，俱各认得，只得上前施礼。水运暗想道：“他向日悻悻而去，今日为何又来，想是也着了魔。”因问道：“铁先生几时来的，曾见过舍侄女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今日才来，并不敢惊动令侄女。”水运道：“既不见舍侄女，却又为何到此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在京，传闻得冯按院擅作威逼，连出二牌，限一月要逼令侄女出嫁。因思女子之嫁，父命之关，关御史何事，私心窃为不平，故不远千里而来，欲为令侄女少助一臂。适在门内，见冯按君有示，禁人强娶，此乃居官善政，乃知是在京之传闻者误也，故决然而返耳。”水运听了大笑道：“铁先生可谓闻所闻而来，见所见而去矣。虽属高义，也只觉举动太轻了。此话便是这等说，然既已远远到此，还须略略少停，待学生说与舍侄女，使他知感，出来拜谢拜谢，方不负此一番跋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学生之来，原不全是为人，不过要平自心之不平耳。今自心之不平已平，又何必人之知感，何必人之

拜谢？”说罢，将手一举道：“老丈请了。”竟扬扬而去。

水运还要与他说话，见他竟一拱而别，心下十分不快，因想道：“这小畜生怎还是这等无状，怎生摆布他一场方畅快！”想了半晌，并无计策，因又想道：“还须与过公子去商量方好。”因先叫了一个小厮，悄悄赶上铁公子，跟了去，打听他的下处。然后一径走来，寻见过公子，将撞见铁公子的情事细细说了一遍。过公子听罢，连连跌足道：“这畜生又想要来夺我婚姻了，殊可痛恨！我实实饶他不过，拼着费些情面，与他做一场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一场却怎生与他做？”过公子道：“明日寻见他，借些事故，与他厮闹一番，然后将他告在冯按院处，不怕老冯不为我。”水运摇头道：“此计不妙。我闻得这姓铁的父亲做都察院。我想都察院是按院的堂官，这冯按院就十分要为公子，却也不可难为堂官的儿子。”过公子听了吃惊道：“是呀，我倒不曾想着。此却如此之奈何！”水运道：“我想起来，如今也不必动大干戈，只小耍他一场，先弄得他颠三倒四，再打得他头破血出，却又没处叫屈，便也够他的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得能如此，可知可哩。且请问计将安出？”

水运道：“这姓铁的虽然嘴硬，然年纪小小的，我窥他来意，未必不专致在我侄女儿身上。方才被我撞破了，没奈何，只得说这些好看话儿，遮掩遮掩。我想他心上，不知怎生样思量。一见哩！公子如今莫若将计就计，叫一个童子去请他，只说是水小姐差来的，说今早知他到门，恐人多，不便出来相见。约他今晚定更时分，在后花园门首一会，有要紧的话说。那姓铁的便是神仙，也猜不出是假的。等他来时，公子却暗暗埋伏下几个好汉，打得他头青眼肿，他却到哪里去诉苦？你

道此计好不好？”过公子听了，喜得满脸都是笑，因赞道：“好妙计，百发百中！且打他一顿，报个信与他，使他知历城县豪杰是惹不得的！”因叫出一个乖巧会说的童子来，将诉说的言语，细细吩咐明白，叫他如此如此。那童子果然乖巧，一一领会。正吩咐完，恰好水运叫去打探下处的小厮也来了，因叫他领到铁公子下处来。

此时铁公子因冯按院出告示的缘故，不知其详，放心不下，遂走到县前，要见鲍知县，问个明白。不料鲍知县有公务出门，不在县中。只得仍走了回来。水家小厮看见，忙指与童子道：“这走来的，正是铁相公。”童子认得了，却让铁公子走进下处，他即随后跟了进来，低低叫一声：“铁相公，又到哪里去来，小厮候久了。”铁公子回头看时，地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童子，因问道：“你是谁家的，候我做甚么？”

那童子不就说话，先举眼四下一看，见没有人，方走近铁公子身边低低说道：“小的是水小姐差来的。”铁公子惊疑道：“水小姐他家有管家水用等，为何不差来，却是你来？你且说差你来见我说甚么？”童子道：“小姐要差水用来，因说恐有不便，故差小的来。小的是小姐贴身伏侍的，可以传达心事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有甚么心事要你传达？”童子道：“小姐说：‘早间蒙铁相公赐顾，已有人看见，要出来相会，一来众人瞩目，不便谈心；二来被人看见，又要论是非；三来铁相公又未曾叩门升堂，差人留见，又恐涉私非礼，只得隐忍住了。然感激铁相公远来一片好心，必要面谢一谢。故悄悄差小的来见铁相公。’”铁公子道：“你可回去对小姐说，说我铁挺生虽为小姐不平而来，不过尽我之心，却非要见小姐之

面。小姐纵有感我之心，却无见我谢我之理，盖男女与朋友不同耳。”童子道：“小姐岂不知男女无相见之礼？但说是前番已曾相见过，今日铁相公又为小姐远远而来，反避嫌不见，转是矫情了。欲令请去相见，又恐闲人说短说长，要费分辩。莫若请铁相公定更时分，悄悄到后花园门首去一会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实为两便。望铁相公不要爽约，以负小姐之心。”

铁公子听了，勃然大怒道：“胡说！这些话从哪里说起？莫非你家小姐丧心病狂么？”童子道：“家小姐是一团美意，怎么铁相公倒恼起来？”铁公子一头怒，一头想道：“水小姐以礼法持身，何等矜慎，怎说此非礼之言？难道相隔不久，就变做两截人？此中定然有诈。”因一手将童子捉住，又一手指着童子的脸要打道：“你这小奴才，有多大本领，怎敢将美人局来哄骗我铁相公！那水小姐乃当今的女中豪杰，你怎敢造此邪秽之言来污他？我铁相公也是一个皎皎铮铮的汉子，你怎敢捏此淫荡之言来诱我？我想这些言语，你一个小孩子，也造作不出，定有人主使你。可实说是谁家的小厮？这些言语是谁教你的？我便饶你。你若半字含糊，我就带你到县中，叫县主老爷将你这小奴才活活打死！”童子正说得有枝有叶，忽被铁公子一把捉倒，只恨恨要打，吓得他魂都不在身上；又见铁公子将他隐情都先说破，更加慌张。初还强辩一两句道：“我实是水小姐差来的，这些话实在是水小姐叫我说的。”后被铁公子兜嘴两个耳光子，打慌了，只得直说道：“我实是过公子的童子，这些话都是水老相公教的，实实不干小的之事，求铁相公饶了我吧！”铁公子听了，方哈哈大笑道：“魑魅魍魉，怎敢在青天之下弄伎俩！”因开了手，放起小童道：“你

既直说了，饶你去吧。你可对水家那老奴才说，我铁相公是个烈丈夫，水小姐是个奇女子，所行所为，非义即侠，岂小人所能得知！叫他不要只管自讨苦吃，饶你去吧！”

童子得脱了身，哪里还敢做声？因将袖子掩着脸，一路跑了回去。此时水运还同公子坐着等信，忽见童子垂头丧气走了回来，不胜惊讶。过公子忙问道：“你如何这等模样？”童子因吃了苦，看见家主，不觉眼泪落了下来道：“这都是水老相公害我！”水运道：“我叫你去充作水家的人，传水小姐的说话，他自然欢喜，你怎倒说我害你？”童子道：“水老相公，你也忒将那铁相公看轻了！那铁相公好不厉害，两只眼看人，比相面的还看得准些；一张嘴说话论事，就象看见的一般。小的才走到面前，说是水小姐差来的，那铁相公就有些疑心，说道：‘既是水小姐差来，怎不差那大家人，却叫你来？’小的说：‘我是水小姐贴身伏侍的，故差了来。’那铁相公早有几分不信，就放下面孔来问道：‘差你来做什么？’小的一时没变动，只得将水老相公教我去说水小姐约他后园相会的话细细说了一遍。那铁相公也忒性急，等不得说完，便大怒起来，将小的一把捉住乱打道：‘你是谁家的小奴才，敢大胆将美人局来哄骗我铁相公！那水小姐是个闺中贤淑，怎说此丧心病狂之言，定是谁人诈骗！’若不实说，就要送小的到县里去究治。小的再三求饶，他好不厉害，决定不放，只等小的说出真情，他方大笑几声，饶了小的。临出门又骂水老相公作魑魅魍魉。叫我传话给水老相公，不要去捋虎须，自讨苦吃。”

过公子与水运听了，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呆了半晌，水

运忽发狠道：“这小畜生怎如此可恶，我断断放他不过！”过公子道：“你虽放他不过，却也奈何他不得。”水运道：“不打紧，我还有一计，偏要奈何他一场才罢。”只因这一计，有分教：

孽造于人，罪还自受。

不知水运更有何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冷面孔翻得转一席成仇

词曰：

犬子无知，要捋虎须称结契。且引鱼虾，上把蛟龙臂。及至伤情，当面难回避。闲思议，非他恶意，是我寻淘气！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却说过公子听见水运说，又有甚算计，可以奈何铁公子，因忙忙问道：“老丈人有甚妙算？”水运道：“也无甚妙算。但想他既为舍侄女远远而来，原要在舍侄女身上弄出他破绽来。方才童子假的被他看破，故作此矫态；我如今撺掇我侄女儿，真使人去请他，看他反作何状，便可奈何他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沉吟道：“此算好便好，只是他正没处通风，莫要转替他做了媒人，便不妙了。”水运道：“媒人其实是个媒人，却又不是合亲的媒人，却是破亲的媒人。公子但请放心，我只管安排。”

因辞了回家，来见冰心小姐道：“贤侄女，你果然有些眼力，我如今方服煞你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有甚服我？”水运道：“前日那个铁公子，人人都传说是拐子，贤侄女独看定不是；后来细细访问，方知果然不是拐子，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是已往之事，叔叔为何又提起？”水运道：“因我今日撞见他，感他有情有义，故此又说起。”冰

心小姐道：“叔叔偶然撞见，那路上便知他有情有义？”水运道：“我今日出门，刚走到你门前，忽撞见铁公子从门里出来，我想起他向日我为你婚姻，只说得一句，他就怫然变色而去，今日复来，疑他定怀不良之念，因上前相见，要捉他个破绽，抢白他一场。不期他竟是一个好人，此来倒是好意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怎知他来却是好意？”水运道：“我问他到此何干？他说在京中听得人说，冯按院连出二牌，要强逼侄女与过公子成婚，知道非侄女所愿，他愤愤不平，故不惮道路之远，赶将来要与冯按院作对。因他不知起事根由，故走来要见侄女，问个明白。不期到了门内，看见冯按院出的告示，却是禁止强娶的，与他所闻大不相同，始知是传言之误，故连门也不敲，竟欢欢喜喜而去。我见他如此有情有义的举动，岂不是个好人！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据叔叔今日说来，再回想当日在县堂救我之事，乃知此生素抱热肠，不是一时轻举，侄女感佩敬之，不为过矣。”水运道：“他前日在县堂救你，你即接他养病，可谓义侠往来，两不相负矣。但他今日远来，赴你之难，及见无事，竟欢然默默而去，绝不自矜，要你知感；则他独自一段义气，已包笼侄女于内矣。侄女受他如此护持之高谊，却漠然不知；即今知之，却又漠然不以为意。揆之于事，殊觉失礼；问之于心，未免抱惭。若以两人之义侠相较，只觉侄女稍逊一筹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教训侄女之言，字字金玉。但侄女一女子也，举动有嫌，虽抱知感之心，亦只好独往独来于漠然之中，而冀知我者知耳。岂能剖而相示，以尊义侠之名？”水运道：“说便是这等说，只觉他数百里奔走之

劳，毫无着落，终不舒畅。莫若差人去请他来拜谢，使他知一片热肠，消受有人，不更快乎？”

此时冰心小姐，因水用到京，被冯按院赶了转来，后来不上本事情，正无由报知，今见水运要他差人去请铁公子来谢，正合了他的机会。虽明知水运是计，遂将计就计，答应道：“听叔叔说来，甚是合理，侄女只得遵叔叔之命而行。但请他的帖子，却要借叔叔出名。”水运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冰心小姐因取出一个请帖来，当面写了，请他明午小酌，叫水用去下。水用道：“不知铁相公下处在哪儿？”水运因叫认得的小厮领了去。

水用到得下处，恰好铁公子正在踌躇要回去，又不知冯按院出告示的缘故，要访问又不知谁人晓得。忽看见水用走进来，满心欢喜，因问道：“前日遇见时，你曾说要央我上本？”水用道：“不期那日刚遇见铁相公之后，就被冯按院老爷的承差赶上，不由分说，竟赶了回来。路上细细问他，方知是家小姐当堂将本稿送与冯按院看，冯按院看见本内参得他厉害，也慌了，再三央求家小姐，许出告示，禁人强娶。家小姐方说明小的姓名形象，叫他来赶。小人一时被他赶回，故失了铁相公之约。不期铁相公抱此云天高义，放心不下，又远远跋涉而来，家小姐闻之，甚是感激。故差小人来，要请铁相公到家去拜谢。”因将请帖呈上。

铁公子听见水用说出缘由，更加欢喜道：“原来有许多委曲。我说冯瀛这贼坯，为何就肯掉转脸来？你家小姐真可作用也！我早间到你门上，看见告示，就要回去，因不知详细，故在此寻访。今你既说明了，我明早准行矣。本该到府拜谢

小姐向日垂救深情，惟嫌疑之际，恐惹是非，故忍而不敢耳。这帖子你可带回，小姐的盛意，已心领了，万万不能趋教。”水用道：“铁相公举动光明，家小姐持身正大，况奉屈铁相公，止不过家二老爷相陪，有何嫌？这里铁相公过去略略尽情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与你家小姐，往来本义侠之中，原不在形骸之内，何必区区作世情酬应？你可回去谢声，我断断不来。”水用见铁公子说得斩截，知不可强，只得回家报知冰心小姐与水运。冰心小姐听说不来，反欢喜道：“此生情有为情，义有为义，侠有为侠，怎认得这等分明，真可敬也！”

惟水运所谋不遂，不胜跼蹐，只得又走来与过公子商量道：“这姓铁的一个少年人，明明为贪色，却真真假假，百般哄诱也不动。口虽说去，却又不去，只怕他暗暗的还有图谋。公子不可不防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我看此人如鬼如蜮，我一个直人，哪里防得他许多？我在历城县，也要算做一个豪杰，他明知我要娶你侄女儿，怎偏偏要远到我县中来，与你侄女儿歪缠，岂不是明明与我作对头？你诱他落套，他又乖偏不落套。你哄他上当，他又巧偏不上当。我哪里有许多工夫去防范他？莫若明日去拜他，只说是慕他豪杰之名，他没个不来回拜之理。等他来回拜之时，拚着设一席酒请他，再邀了张公子、李公子、王公子一班贵人同饮。饮到半酣，将他灌醉，寻些事故，与他争闹起来。再伏下几个有气力的闲汉，大家一齐上，打他一个半死，出出气，然后告到冯按院处。就是老冯晓得他是堂官之子，要护他，却也难为我们不得。弄到临时，做好做歹，放了他去，使他正眼也不敢视我历城县的人物，岂不快哉！”

水运听了，欢喜的打跌道：“此计痛快之极，只要公子做得出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我怎的做不出！他老子是都堂，我父亲是将拜相的学士，哪些儿不如他！”水运道：“既然公子主意定了，何不今日就去拜他，恐他明日三不知去了。”

过公子因叫人写了一个“眷小弟”的大红全柬，坐了一乘大轿，跟着几个家人，竟抬到下处来拜铁公子。铁公子见了名帖，知是过公子。因鄙其为人，连忙躲开，叫小丹只回说不在。过公子下了轿，竟走进寓内，对小丹说了许多殷勤思慕之言，方才上轿而去。铁公子暗想道：“我是他的对头，他来拜我做甚么？莫非见屡屡算计我不倒，又要设法来害我？”又暗笑道：“你思量要害我，只怕还甚难。但我事已完了，明日要回去，哪有闲工夫与他游戏？只是不见他罢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他虽为人不端，却也是学士之子，既招招摇摇来拜一场，我若不去回拜，只道我傲物无礼了。我想他是个酒色公子，定然起得迟，我明日赶早投一帖子就行，拜犹不拜，使他无说，岂不礼智两全？”

算计定了，到了次日，日未出就起来，叫小丹收拾行李，打点起身。自却转央店上一个小厮，拿了帖子，来回拜过公子。不期过公子已伏下人在下处打听，一见铁公子来拜，早飞报与过公子。刚等到铁公子到门，过公子早衣冠齐楚，笑哈哈的迎将出来道：“小弟昨日晋谒，不过聊表仰慕之忱，怎敢又劳台兄赐顾？”因连连打恭，拱请进去。铁公子原打算只到门，投一名帖便走，忽见过公子直出门迎接，十分殷勤，一团和气，便放不下冷脸来，只得投了名帖，两相揖让到厅，铁公子就要施礼，过公子止住道：“此间不便请教。”遂将铁公

子直邀 到后厅，方才施礼序坐，一面献上茶来。过公子因说道：“久闻兄台英雄之名，急思一会，前蒙辱临敝邑时，即谋晋谒，而又匆匆发驾，抱恨至今。今幸再临，又承垂顾，诚为快事。敢攀作平原十日之饮，以慰饥渴之怀。”

铁公子茶罢，就立起身来道：“承长兄厚爱，本当领教，只是归心似箭，今日立刻就要行了，把臂之欢，留待异日可也。”说着往外就走。过公子拦住道：“相逢不饮，真令风月笑人。任是行急，也要屈留三日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实实要行，不是故辞，乞长兄相谅。”说罢，又往外走。过公子一手扯住道：“小弟虽不才，也忝为宦家子弟，台兄不要看得十分轻了。若果看轻，就不该来赐顾了；既蒙赐顾，便要算做宾主。小弟苦苦相留，不过欲少尽宾主之谊耳，非有所求也。不识台兄何见拒之甚也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蒙长兄殷殷雅爱，小弟亦不忍言去。但装已束，行色倥匆，势不容缓耳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既是台兄不以朋友为情，决意要行，小弟强留，也自觉惶愧。但只是清晨枵腹而来，又令枵腹而去，弟心实有不安。今亦不敢久留，只求略停片时，少劝一餐，而即听驱驾就道，庶几人情两尽。难道台兄还不肯俯从？”铁公子本不欲留，因见过公子深情厚貌，恳恳款留，只得坐下道：“才进拜，怎便好相扰？”过公子道：“知己相逢，当忘你我。兄台快士，何故作此套言？”

正说不了，只见水运忽走了进来，看见铁公子，忙施过礼，满面堆笑道：“昨日舍侄女感铁先生远来高谊，特托我学生具柬奉屈，少表微忱，不识铁先生何故见外，苦苦辞了。今幸有缘，又得相陪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来殊草草，去复匆

匆，于礼原无酬酢，故敬托使者辞谢。即今日之来，亦不过愿一识荆也，而蒙过兄即谆谆投辖。欲留恐非礼，欲去又恐非情，正在此费踌躇，幸老翁有以教之。”水运道：“古之好朋友，倾盖如故。铁先生与过舍亲，难道就不如古人，乃必拘拘于世俗？如此甚非宜也。”过公子大笑道：“还是老丈人说得痛快！”

铁公子见二人互相款留，竟不计前情，只认做好意，便笑了一笑坐下，不复言去。不多时，备上酒来，过公子就逊坐。铁公子道：“原蒙怜朝饥而授餐，为何又劳赐酒？恐饮非其时也。”过公子笑道：“慢慢饮去，少不得遇着饮时。”三人俱各大笑，就坐而饮。原来三人与曲蘖生俱是好友，一拈上手，便津津有味，你一杯，我一盏，便不复推辞。

饮了半晌，铁公子正有个住手之意，忽左右报王兵部的三公子来了。三人只得停杯接见。过公子就安坐道：“王兄来得甚好。”因用手指着铁公子道：“此位铁兄，豪杰士也，不可不会。”王公子道：“莫非就是打入大夹侯养闲堂的铁挺生兄么？”水运忙答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王公子因重复举手打恭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失敬，失敬！”因满斟了一巨觞，送与铁公子道：“借过兄之酒，聊表小弟仰慕之私。”铁公子接了，也斟了一觞回敬道：“小弟粗豪何足道，台兄如金如玉，方得文品之正。”彼此交赞，一连就是三巨觞。

铁公子正要告止，忽左右又报李翰林的二公子来了。四人正要起身相迎，那李公子已走到席前止住道：“相熟兄弟，不消动身，小弟竟就坐吧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尚有远客在此。”铁公子听说，只得离席作礼。那李公子且不作揖，先看着铁公

子问道：“好英俊人物！且请教长兄尊姓台号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小弟乃大名铁中玉。”李公子道：“这等说是铁都宪的长君了。”连连作揖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有缘幸会。”过公子就邀入坐。

铁公子此时酒已半酣，又想着要行，因辞说道：“李兄才来，小弟本不该就要去，只因来得早，叨饮过多，况行色匆匆，不能久住，只得要先别了。”李公子因作色道：“铁兄也太欺人了！既要行，何不早去，为何小弟刚到，就一刻也不能留？这是明欺小弟不足与饮了。”水运道：“铁先生去是要去久了，实不为李先生起见。只是李先生才来，一杯也不共饮，未免怏然。方才王先生已有例，对饮过三巨觞。李先生也只照例对饮三觞吧。三觞饮后，去不去，留不留，听凭主人，却与客无干。”李公子方回嗔作喜道：“水老丈此说，还觉略略近情。”铁公子无奈，只得又复坐下，与李公子对饮了三巨觞。

饮才完，忽左右又报道：“张吏部的大公子来了。”众人还未及答应，只见那张公子歪戴着一顶方巾，乜斜着两只色眼。糟包着一个麻脸，早吃得醉醺醺，一路叫将进来道：“哪一位是铁兄，既要到我历城县来做豪杰，怎不会我一会？”铁公子正立起身来，打算与他施礼，见他言语不逊，便立住答应道：“小弟便是铁挺生，不知长兄要会小弟，有何赐教？”张公子也不为礼，瞪着眼对铁公子看了又看，忽大笑说道：“我只道铁兄是七个头八个胆的好汉子，却原来青青眉目，白白面孔，无异于女子。这且慢讲，且先较一较酒量，看是如何。”众人听了，俱赞美道：“张兄妙论，大得英雄本色！”铁公子

道：“饮酒饮情也，饮兴也，饮性也，各有所思。故张旭神圣之传，仅及三杯；淳于髡簪珥纵横，尽乎一夜。而此时之饮，妙态百出，实未尝较量多寡以为雄。”张公子道：“既是饮态百出，安知较量多寡以为雄，又非饮态中之妙态哉！”且用手扯了铁公子同坐下，叫左右斟起两巨觞来，将一觞送与铁公子，自取一觞在手，说道：“朋友饮酒饮心也，我与兄初会面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且请一觞，看是如何？”因举起觞来一饮而干。自干了，遂举空觞，要照干铁公子。铁公子见他干得爽快，无奈何也只得勉强吃干了。张公子见铁公子吃干，方欢喜道：“这才象个朋友！”一面又叫左右斟起两觞。

铁公子因辞道：“小弟坐久，叨饮过多，适又陪王兄三觞，李兄三觞，方才却又陪长兄一觞，贱量有限，实实不能再饮了。”张公子道：“既王、李二兄俱连三觞，何独小弟就要一觞而止，是欺小弟了。不瞒长兄说，小弟在历城县中也要算一个人物，从不受人之欺，岂肯受吾兄之欺哉？”因举起觞来，又一饮而干。自干了，又要照干铁公子。铁公子因来得早，又不曾吃饭，空心酒吃了这半日，实实有八九分醉意，拿着酒杯，只是不吃。因被那张公子催的紧急，转放下酒杯，瞪着眼，靠着椅子，也不作声，但把头摇。

张公子看见铁公子光景不肯吃，便满面含怒道：“讲明对饮，我吃了，你如何不吃？莫非你倚强欺我么？”铁公子一时醉的身子都软了，靠着椅子，只是摇头道：“吃得便吃，吃不得便不吃，有甚么强，有什么欺？”张公子听了，忍不住发怒道：“这杯酒你敢不吃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不吃便怎么？”张公子见说不吃，便勃然大怒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，只可在大名府使

势，怎敢到我山东来装腔！你不吃我这杯酒，我偏要你吃了去！”因拿起那杯酒来，照着铁公子夹头夹脸只一浇。

铁公子虽然醉了，心上却还明白，听见张公子骂他小畜生，又被浇了一头一脸酒，着这一急，急得火星乱迸，因将酒都急醒了。忙跳起身来将张公一把抓住，揉了揉道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，怎敢到虎头上来寻死！”张公子被揉急了，便大叫道：“你敢打我么？”铁公子便兜嘴一掌道：“打你便怎么！”王、李二公子看见张公子被打，便一齐乱嚷道：“小畜生，这是甚么所在，怎敢打人！”过公子也发话道：“好意留饮，乃敢倚酒撒野，快关门，不要放他走了。且打他个酒醒，再送到按院去治罪！”暗暗把嘴一呶，两厢早走出七八个大汉，齐拥到面前。水运假劝道：“不要动粗！”因要上前来封铁公子的手。铁公子此时酒已急醒了，看见这些光景，已明知落局，转冷笑一笑道：“一群疯狗，怎敢来欺人！”因一手捉住张公子不放，一手将台子一掀，那些肴饌碗盏，打翻一地。水运刚走到身边，被铁公子只一推道：“看水小姐分上，饶你打！”早推跌去有丈余远近，跌倒地上，扒不起来。

王、李二公子看见势头凶恶，不敢上前，只是乱嚷乱叫道：“反了，反了！”过公子连连挥众人齐上，众人刚就到来，早被铁公子将张公子就象提大夹侯的一般，提将起来，只一手扫得众人东倒西歪。张公子原是个色厉内荏、花酒淘虚的人，那里禁得提起放倒，撒撒摔摔，只弄得头晕眼花，连吃的几杯酒都呕了出来，满口叫道：“大家不要动手，有话好讲！”铁公子道：“没甚话讲，只好好送我出去，便万事全休；若要圈留，叫你人人都死！”张公子连连应承道：“我送你，我送

你。”铁公子方将张公子放平站稳了，一手提着，自步了出来。众人眼 睁睁看着，气得白挺，又不敢上前，只好在旁说硬话道：“禁城之内，怎敢如此胡为！且饶 他去，少不得要见个高下。”

铁公子只作不听见，提着张公子，直同走出大门之外，方将手放开道：“烦张兄传语诸兄：我铁中玉若有寸铁在手，便是千军万马中也可出入，何况三四个酒色之徒、十数个挑粪蠢 汉，指望要捋猛虎之须，何其愚也！我若不念绅宦体面，一个个毛都扫光，腿都打折。我如 今饶了他们的性命，叫他须朝夕焚香顶礼，以报我大赦之恩，不可不知也！”说罢，将手一 举道：“请了。”竟大踏步回下处来。

到得下处，只见小丹行李已打点的端端正正，又见水用牵着一匹马，也在那里伺候。铁公子 不知就里，因问水用道：“你在此做甚？”水用道：“家小姐访知过公子留铁要公吃酒，不 是 好意，定有一场争斗。又料定过公子争斗铁公子不过，必然要吃些亏苦。又料他若吃些亏苦，断不肯干休，定要起一场大是非。家小 姐恐铁相公不在心，竟去了，让他们造成谤案，那时再辩就迟了。家小姐又访知按院出巡 东昌府，离此不远，请铁相公一回来，即快去面见冯按院，先将过公子恶迹呈明，立了一案，到后任他怎生播弄，便不妨了。故叫小人备马，在此伺候，服侍铁相公去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小姐怎在铁中玉面上如此用情，真令人感激不尽。你家小姐料事怎如 此快爽，用心怎如此精细，真令人叹服不了！既承小姐教诲，定然不差。”因进下处，吃了 午饭，辞了主人，竟上马带着水用、小丹，来到东昌府，去见冯按院。正

是：

英俊多余勇，佳人有俏心。

愿为知己用，一用一番深。

铁公子到了东昌府，访知冯按院正坐衙门，忙写了一张呈子，将四公子与水运结党朋谋陷害之事，细细呈明，要他提疏拿问。走到衙门前，不等投文放告，竟击起鼓来。击了鼓，众衙役就不依衙规，竟扯扯曳曳，拥了进来。到了丹墀，铁公子尊御史代天巡狩的规矩，只得跪一跪，将呈子送将上去。冯按院在公座上见铁公子，已若认得；及接呈子一看，见果是铁中玉。也不等看完呈子，就走出公座来，一面叫掩门，一面就叫门子请铁相公起来相见。

铁公子因上堂来，还要再跪，冯按院用手挽住，只以常礼相见。一面看坐待茶，一面就问道：“贤契几时到此，到此何干？本院并不知道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晚生到此，不过游学，原无甚事。本不该上渎，不料无意中忽遭群奸结党陷害，几至丧命，今幸逃脱，情实不甘。故匍匐台前，求老恩台代为伸雪。”冯按院听了道：“谁敢大胆陷害贤契？”本院自当尽法。”时复取呈子，细细看完，便蹙着眉头，只管沉吟道：“原来又是他几人！”铁公子道：“锄奸去恶，宪台事也。老宪台镜宇清肃，无所畏避，何独踌躇，宽假于此辈？”冯按院道：“本院不是宽假他们。但因他们尊翁，俱当道于朝，处之未免伤筋伤骨，殊觉不便。况此辈不过在膏粱纨绔中作无赖，欲警戒之，又不知悛改；欲辱弹章，又实无强梁跋扈之雄。故本院未即剪除耳。今既得罪贤契，容本院细思所以治之者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事既难为，晚生怎敢要苦费老宪台之心？但晚生远

人。今日之事，若不先呈明，一旦行后，恐他们如鬼如蜮，词转捏虚，以为毁谤，则无以解。既老宪台秦镜已烛其奸，则晚生安心行矣。此呈求老宪台立案可也。”冯按院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深感贤契相谅，乞少留数日，容本院尽情。”铁公子立刻要行，冯按院知留不住，取了十二两程仪相送。铁公子辞谢而出。正是：

乌台有法何须执，白眼无情用转多。

不知铁公子别后，又将何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

出恶言拒聘实增奸险

词曰：

礼乐场中难用狠，况是求婚，须要他心肯。一味蛮缠拿不稳，全靠威风多是滚。君子持身应有本，百岁良缘，岂不深思忖？若教白璧受人污，宁甘一触成堞粉！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话说铁公子辞了冯按院出来，就将冯按院说的话一一都与水用说明了。叫他报知小姐，因又说道：“你家小姐，慧心俏胆，古今实实无二，真令我铁中玉服煞。只因男女有别，不得时时相亲为恨耳。然此天所定也，礼所制也，无可奈何。”因将马匹归还水用回去，却自雇了一匹蹇驴，仍回大名府去。正是：

来因义激轻千里，去为深情系一心。

慢道灵犀通不得，瑶琴默默有知音。

按下水用回复水小姐，铁公子自归大名府，不提。

却说过公子邀了三个恶公子，七八个硬汉，只指望痛打铁公子一场，出了胸中之气，不料反被铁公子将酒席掀翻，众人打得狼狼狈狈，竟提着张公子送他出门，扬扬而去，甚是装成模样，大家气得说话不出。气了半晌，还是水运说道：

“此事是我们看轻了，气也无用。也不料这小畜生倒有些膂力！”过公子道：“他虽有膂力，却不是众人打他不过，只因他用手提着张兄，故不敢上前耳。如今张兄脱了身，这事放手不得，待我率性叫二三十人去打他一頓，然后到按院处去告他一状。”张公子道：“既是过兄叫人去，我也叫二三十人去相帮。”王公子、李公子也去叫人相帮。

一时乘着兴，竟聚了百十余人。四公子同水运领着，竟拥到下处来寻铁公子厮打。及到下处问时，方知铁公子已去了。大家懊悔，互相埋怨。过公子道：“不须埋怨。他虽逃去，我有本事告一状，叫按院拿了他来。”水运道：“他是北直隶人，又不属山东管，就是按院也拿他不来。”过公道：“要拿他来也不难，只消我四人，共告一状，说他口称千军万马，杀他不过，意在谋反，故屡屡逞雄，打夺四人，欲为聚草屯粮之计，耸动按台，要他上本。等本上了，我四家再差人进京，禀明各位大人，求他们暗暗预力，去钻下命令来拿人，那时他便有万分膂力，也无用了。”大家听了，俱欢喜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因叫人写了一张状子，四人同出名，又写水运作见证，约齐了，竟同到东昌府来，候冯按院放告日期，竟将状子投上。

冯按院细细看了见证，合着铁公子前告之事，欲待就将铁公子先告他之事批明不准，又恐他们谤他信一面之辞；欲要叫他四人面审，却又恐伤体面。因见水运是见证，就出一根签，先拿水运赴审。原来水运敢做见证，只倚着四公子势力，料没甚辩驳。忽见按院一根签，单单拿他去审，自己又没有前程，吓得魂飞天外，满身上只是抖。差人闻知他是水

运，哪管他的死活，扯着就走。水运看着四公子，喉急道：“这事怎了！还求四位一齐同进去，见见方好。恐怕我独自进去，没甚情面，一时言语答应差了，要误大事。”四公子道：“正该同见。”遂一齐要进去。差人不肯道：“老爷吩咐，单拿水运，谁有此大胆，敢带你们众人进去？”

四公子无法，只得立住，因让差人单带水运到丹墀下，跪禀道：“蒙老爷见差，水运拿到。”冯按院叫带上来。差人遂将水运直带至公座前跪下。冯按院因问道：“你就是水运么？”水运战战兢兢的答应道：“小的正是水运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做证见的就是你么？”水运道：“正是小的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证见还是你自己情愿做的，还是他四人强你做的？”水运道：“这证见也不是四人强小的做，也不是小的自情愿做，只因这铁中玉谋反之言，是小的亲耳听见，故推辞不得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等说来，这铁中玉谋反是真了？”水运道：“果然是真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真，你且说这铁中玉说的是甚么谋反之言？”水运道：“这铁中玉自夸他有手段，便若手持寸铁，纵有千军万马，也杀他不过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铁中玉谋反之言，还是你独自听见的，还有别人亦听见的？”水运道：“若是小的独自听见的，便是小的冤枉他了。这句话实实与他四人一同听见的。他四人要做原告，故叫小的做证见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是你们五人同听见，定有同谋，却在何处？”水运因不曾打点，一时说不出，口里只管咯咯的打舌花。

冯按院看见，忙叫取夹棍来。众衙役如虎如狼，吆喝答应一声，就将一副短夹棍，丢在水运面前。水运看见，吓得魂不附体，面如土色。冯按院又用手将案一拍道：“问你在何

处听见，怎么不说？”水运慌做一团，没了主意，因直说道：“这铁中玉谋反之言，实实在过其祖家里听见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铁中玉既是大名府人，为何得到过其祖家里来？”水运道：“这铁中玉访知过其祖是宦家豪富，思量劫夺，假作拜访，故到他家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为甚也在那里？”水运道：“这过其祖是小的女婿家，小的常去望望，故此遇见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遇见他二人时，还是吃酒，还是说话，还是厮闹？”水运见按院问的兜搭，一时摸不着头路，只管延捱不说。冯按院因喝骂道：“这件事，本院已知久矣！你若不实说真情，我就将这老奴才活活夹死！”

水运见按院喝骂，一发慌了，只得直说道：“小的见他二人时，实是吃酒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可曾同吃？”水运道：“小的撞见，也就同吃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王、李、张三人，又是怎生来的？”水运道：“也是无心陆续撞来的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五人既同他好，好吃酒，他要谋反，他三人撞来，可曾同吃酒？”水运道：“也曾同吃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你五人必定也同谋了，为何独来告他？”水运道：“过其祖留铁中玉吃酒，原是好意，不料铁中玉吃到酒醉时，露出本相来，将酒席掀翻，抓人乱打，打得众人跌跌倒倒，故卖嘴说出千军万马杀他不过谋反的言语来，还说要四家荡平做寨费，故四人畏惧，投首到老爷台下。若系同谋，便不敢来出首了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抓人厮打，只怕还是掩饰，彼此果曾交手么？”水运道：“怎不交手？打碎的酒席器皿还在，老爷可以差人去查看。”冯按院道：“既相打，他从大名府远来，只不过一人，你五家主众仆多，自然是他被伤了，怎么倒告他谋反？”水运道：

“这铁中玉虽只一人，他动起手来，几十人也打他不过。因他有些本事，又口出大言，故过其祖等四人告他谋反。”冯按院又问道：“这铁中玉可曾捉获？”水运道：“铁中玉英勇绝伦，捉他不住，被他逃走了。”

冯按院叫吏书将水运的口词，细细录下，因怒骂道：“据你这老奴才供称，只不过一群恶少酒后之殴，怎就妄言谋反？铁中玉虽勇，不过一人，岂有一人敢于谋反之理？就是他说千军万马，杀他不过，亦不过卖弄雄勇，并非谋反之言。你说铁中玉逃走，他先已有词，告你们朋谋陷害，怎说逃走？据二词看来，吃酒是真，相打是真。他只一人，你们五人并奴仆一干，则你们谋陷是实，而谋反毫无可据，明明是虚。本院看过、王、张、李四人，皆贵体公子，怎肯告此谎状？一定是你这老奴才与铁中玉有仇，在两边挑起事端，又敢来硬做证见，欺瞒本院，情殊可恨！”说着将手去筒里拨了六根签，丢在地下，叫：“拿下去打！”

众皂隶听了，吆喝一声，就将水运扯下去，拖翻在地，剥去裤子，揪着头脚，只要行杖。吓得水运魂都没了，满口乱叫道：“天官老爷，看乡绅体面饶了吧！”冯按院因喝道：“看哪个乡绅体面？”水运道：“小的就是兵部侍郎水居一的胞弟。”冯按院道：“你既是他胞弟，可知水侍郎还有甚人在家？”水运道：“家兄无子，止有小的亲侄女在家看守，甚是孤危。前蒙老爷大恩，赏了一张禁人强娶的告示张挂，近日方得安宁，举家感恩不尽。”冯按院道：“这等是真了。你既要求本院饶你，你可实说知与铁中玉有甚仇隙，要陷害他？”水运被众皂隶揪在地上，屁股朝天，正在求生不得之际，哪里还敢

说谎？只得实说道：“小的与铁中玉原无仇隙，只因过其祖要娶小的侄女，未曾娶成。因前番过其祖抢侄女到县堂，被铁中玉救去，故怀恨在心。今见铁中玉又来，恐怕不怀好意，故算计去拜他，等他来回拜，留他吃酒，邀众人酒中寻闹，要打他出气。不料铁中玉是个豪杰，反被他打的不堪。气忿不过，故激挠到老爷台下，实与小的一毫无仇。”按院听了道：“这是实情了。”又叫吏书录了，方吩咐放起水运道：“若论这事，就该痛打你一顿板子，枷号一月，以儆刁风。今一则念你是绅宦子弟，又则看四公子体面，故饶了你。快出去，劝四位公子息讼，不要生事！”因叫一个书吏押着水运，将原状与铁公子的呈子，并水运供称的口词，都拿出去与四位公子看。又吩咐道：“你就说此状，老爷不是不行，若行了，审出这样情由，实于四位不便。”吩咐完，因喝声：“押出去！”

水运听见，就象鬼门关放赦一般，跟着书吏，跑了出来。看见四公子，只是伸舌道：“这条性命，几乎送了。冯老爷审事，真如明镜，一毫也瞒他不得，快快去吧！”四公子看见铁公子已先有呈子，尽皆惊骇道：“我们只道他害怕逃去了，谁知他反先来呈明，真要算能事。”又见水运害怕，大家十分没兴，只得转写一帖子，谢了按院，走了回来，各自散去。

别人也渐渐丢开，惟过公子终放心不下，见成奇进京去，久无音信，又差一个妥当家人，进京去催信。正是：

青鸟不至事难凭，黄犬无音侧耳听。

难道花心不轻露，牢牢密密护金铃？

按下过公子又差人进京不提。

却说先差去的家人并成奇，到了京中，寻见过学士，将

过公子的家书呈上。过学士看了，因叫成奇到内房中，与他坐了，细细问道：“大公子为何定要娶这水小姐？这水小姐的父亲已问军到边上去了，恐怕门户也不相当。”成奇道：“大公子因访知这水小姐是当今的淑女，不但人物端庄、性情静正，一时无两；只那一段聪明才干，任是有材智人，也算他不过。故大公子立誓要求他为配。”过学士因笑道：“好痴儿子，既然要求他为配，只消与府县说知，央他为媒，行聘去娶就是了，何必又要你远远进京来见我，又要我远远到边上去求他父亲？”成奇道：“大公子怎么不求府县，正为求府县，用了百计千方，费了万千气力，俱被这水小姐不动声色，轻轻的躲过，到底娶他不来。莫说府县压服他不倒，就是新到冯按院，是老爷的门生，先用情为大公子连出两张虎牌，限一月成婚，人人尽道再无移改的了，不料这水小姐，真真是个俏胆泼天，竟写了一道本章，叫家人进京击登闻鼓，参劾冯按院。”过学士听了，惊讶道：“小小女子，怎有这等大胆，难道不怕按院拿他？”成奇道：“莫说他不怕拿，他等上本的家人先去了三日，他偏有胆气，将参他的副本，亲自当堂送与冯按院看。冯按院看见参得厉害，竟吓慌了，再三苦苦求他，他方说出上本家人名姓，许他差飞马赶回。冯按院晓得他是个女中英俊，惹他不得，故后来转替他出了一张禁人强娶的告示，挂在门前，谁敢问他一问？大公子因见按院也处他不倒，故情急了，只得托晚生传达此情，要老爷求此淑女，以彰关雎雅化。”

过学士听了，又惊又喜道：“原来这水小姐如此聪慧，怪不得痴儿子这等属意。但这水居一也是个倔强任性之人，最

难说话，虽与我同乡同里，往来却甚疏淡。况他无子，止此一女，未知他心属意何人。若在往日求他，他必装模做样，今幸他遣戍边庭，正在患难之际，巴不得有此援引，我去议亲，不愁不成。”成奇道：“老爷怎生样去求？”过学士道：“若论求亲之事，原该托一亲厚的媒人，先去道达其意，讲得他心允了，然后送定行聘礼。只是他如今问军在边远，离京一二千里，央谁为媒去好？若央个小官，却又非礼，若求个大老，大老又岂可远出？况大老中，并无一人与他亲厚。莫若自写一封书，再备一副厚礼，就烦成兄去自求吧。”成奇道：“老爷写书自求，倒也捷径。若书中隐隐许他辩白，他贪老爷势力，自然依允。倘或毕竟执拗不从，他已问军，必有卫所管辖之官，并亲临上司老爷，可再发几个图书名帖，与晚生带着，到临时或劝谕他，或挟制他，不怕他不允！”过学士点头道是。因一一打点停当，择个日子，叫成奇依旧同了两个得力的家人同去。正是：

关雎须要傍河洲，展转方成君子逑。

若是三星不相照，空劳万里问衾裯！

话说水侍郎在兵部时，因边关有警，他力荐一员大将，叫做侯孝，叫他领兵去守御。不期这侯孝是西北人，为人勇猛耿直，因兵部荐他为将，竟不曾关会得边帅，径自出战。边帅恼他，暗暗将前后左右的兵将俱撤回，使他独力无援，苦战了一日，不曾取胜，因众口一词，报他失机，竟拿了下狱。遂连累水侍郎荐举非人，竟问了充军，贬到边庭。水侍郎又为人寡合，无人救解，只得竟到贬所，一年有馀。虽时时纪念女儿，却自身无主，又在数千里之外，只得付之度外。

不料这日正闲坐无聊，忽报京中过学士老爷差人候见。此时水侍郎虽是大臣被贬，体面还在，然名在军籍，便不好十分做大，听见说过学士差人，不知为甚，只得叫请进来。成奇因带了两个家人进去，先送上自己的名帖，说是过学士的门客。水侍郎因宾主见了，一面趋坐侍茶，一面水侍郎就问道：“我学生蒙圣恩贬谪到此，已不齿于朝绅，长兄又素昧生平，不知何故不惮一二千里之途，跋涉到此？”成奇因打了一恭道：“晚生下士，怎敢来候见老先生？只因辱在过老先生门下，今皆过老先生差委，有事要求老先生，故不惜奔走长途，斗胆上谒。”水侍郎道：“我学生虽与过老先生忝在同乡，因各有官守，相接转甚疏阔。自从贬谪到边，一发有云泥之隔。不知有何见谕，直劳长兄遥遥到此？莫非朝议以我前罪尚轻，又加以不测之罪么？”成奇道：“老先生受屈之事，过老先生常说，不久就要为老先生辩明，非为此也。所为者，过老先生大公子，年当授室之时，尚未有佳偶。因访知老先生令爱小姐，乃闺中名秀，又擅林下高风，诚当今之淑女，愿以弱菟仰附乔木久矣。不意天缘多阻，老先生复屈于此，不便通媒人，当俟老先生高升复任，再遣冰人，又恐失桃夭之咏。今过老先生万不得已，只得亲修尺楮，并不腆之仪，以代斧柯。”因叫两个家人，将书札呈上，又打一恭道：“书中所恳，乞老先生俯从。”

水侍郎接了书，即拆开细看。看完了，见书中之意，与成奇所说相同，因暗想道：“这过学士在朝为官，全靠柔媚，已非吾辈中人；他儿子游浪有名，怎可与我女儿作配？况我女儿在家，这过公子既要求他，里巷相接，未有不先求近地，

而竟奔波于远道者。今竟奔波远道而 不惜者，必近地求之而有不可也。我若轻率应承，倘非女儿所愿，其误非小。”因将书袖了，说道：“婚姻之事，虽说父命主之，经常之道也。然天下事，有经则有权，有常则有变。我学生孤官弱息，蒙过老先生不鄙，作苹蘩之采，可谓荣幸矣。今我学生宦京五载，又戍边年余，前在京已去 家千里，今去京则又倍之；则离家之久，去家之远，可想而知。况我学生无子，止此弱息，虽女犹男，素不曾以闺中视之，故产业尽听其掌管，而议婚一事，久也嘱其自择矣，此虽未 合经常，聊从权变耳。过公子既不以小女为陋，府尊公祖也，县尊父母也，舍弟亲叔也，何不一丝系之，百辆迎之，胡舍诸近，而求诸远也？”成奇道：“老先生台谕，可谓明见万 里。过公子因梦想好速，恨不能一时即遂钟鼓琴瑟之愿，故求之公祖，公祖已许和谐；求之 父母，父母已允结褵；求之亲叔，亲叔已经纳聘。然 反复再四，而淑女终必以父命为婚姻之正。故过老先生熏沐遣晚生奔驰以请也。”

水侍郎听见说女儿不肯，已知此婚非女儿之欲，因而说道：“小女必待父命，与过老先生 必请父命者，固守礼之正也。但我学生待罪于此，也是朝廷之罪人，非复家庭之严父矣。旦夕生死，且不可测，安敢复问家事？故我学生贬谪年馀，并不敢以一字及小女长短者，盖以臣罪未 明也，君命未改也。若当此君命未改、臣罪未明之时，而即遥遥私图儿女之婚姻，则是上不 奉君之命，下不自省其罪也，其罪不更大乎，断乎不敢！”成奇道：“老先生金玉，自是大 臣守正，不欺室漏之言。然礼有贬之轻，而伸之重者。如老先生今日，但曲赐一言，即

成百年秦晋之好，孰重孰轻？即使在圣主雷霆之下，或亦怜而不问也。”

水侍郎道：“兄但知礼可贬，而不知礼之体有不可贬者。譬如今日，我学生在患难中，而小女孤弱，不能拒大力之求，凡事草草为之，此亦素患难之常，犹之可也。倘在患难中，而不畏患难，必以父命为正，此贤女之所为也。女既待父之正，则为父者自不容以不正教其女也。若论婚姻之正，上下有体，体卑而强尊之谓之僭，体尊而必降之谓之褻。以我学生被谪在此，体卑极矣，有劳长兄远系赤绳，则我学生以为僭而不敢当矣。若以我学生昔日曾备员卿贰，亦朝廷侍从之官也，倘若丝萝下结，即借鸳鸯为斧柯之用，亦无不可。何竟不闻，而乃自遣尺书，为析薪之用，不亦太褻乎！尊兄试思之，可不可也？”

成奇被水侍郎一番议论，说得顿口无言，捱了半晌，因复说道：“晚生寒贱下士，实不识台鼎桃夭大义。但奉过老先生差委而来，不过聊充红叶青鸾之下尘，原不足为重轻。设于礼有舛错，望老先生勉而教之，幸勿以一介非人，而误百年大事。”水侍郎道：“尊兄周旋，亦公善意。但我学生细思此婚，实有几分不妥。”成奇道：“有何不妥？”水侍郎道：“过老先生乃台鼎重臣，我学生系沙场戍卒，门户不相当，一也；女无母而孤处于南，父获罪而远流于北，音信难通，请命不便，二也；我学生不幸，门祚衰凉，以女为子，于归则家无人，赘入则乱宗祀，婚姻不便，三也。况议婚未有止凭两姓，而择婿未有不识其面者也。敢烦成兄，善为我辞为感。”

成奇又再三撮合，而水侍郎只是不允。因送成奇到一小

庵住下。又议了两三日，成奇见没处入头，只得拿了过学士的名帖，央卫所管辖之官，并亲临上司武弁，或来劝勉，或来挟制，弄得个水侍郎一发恼了，因回复成奇道：“我水居一是得罪朝廷，未曾得罪过学士，而过学士为何苦以声势相加？我水居一得罪朝廷，不过一身；而小女家居，未尝得罪，为何苦苦逼婚？烦成兄为我多多达意：我水居一被贬以来，自身已不望生还久矣，求其提拔，吾所不愿，彼纵加毁，吾亦不畏。原礼原书，乞为我缴上。”成奇无可奈何，只得收拾回京。正是：

铁石体难改，桂姜性不移。

英雄宁可死，决不受人欺！

成奇回到京中，将水侍郎倔强不从之言，细细报知过学士。过学士满心大怒，因百计思量，要中伤水侍郎。过不得半年，恰值边上忽又有警，守边将帅俱被杀伤。一时兵部无人，朝廷着廷臣举荐。过学士合着机会，因上一本道：“边关屡失，皆因旧兵部侍郎水居一误用侯孝，失机之所致也。今水居一虽遭戍，实不足尽辜，而侯孝尚系狱游移，故边将不肯效力也。恳乞圣明大奋乾断，敕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，即将侯孝申明定罪，先正典刑；再逮还水居一，一并赐死。则雷霆之下，举荐不敢任情，而将士感奋，自然效力，而边关不愁不靖矣。”

不日旨下，依拟。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只得奉旨提出侯孝，会审定罪。只因这一审，有分教：

李白重逢，子仪再世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舍死命救人为识英雄

词曰：

肉眼无知肉食鄙，肮脏英雄，认作驽骀比。不是虚拘缚其体，定是苛文致其死。 自分奇才今已矣，岂料临刑，突尔逢知己。拔起边庭成大功，始知国土能如此。

右调《蝶恋花》

话说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，接了圣旨，随即会同定了审期，在公衙门提出侯孝来同审。这日，适值铁公子又因有事到京中来省亲，问道：“母亲，父亲因为甚公务出门？”石夫人道：“为审一员失机该杀的大将，这件事已审过一番，今奉旨典刑，不敢耽延，大清晨就去了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孩儿听得边关连日有警，正在用人之际，为何转杀大将？父亲莫要没主意，待孩儿去看看。”石夫人道：“看看也好，只是此乃朝廷大事，不可多嘴。”

铁公子应诺，因叫长班领到三法司衙门去看。只见那大将侯孝，已奉旨失机该斩，绑了出来，只待午时三刻，便要行刑。铁公子因分开众人，将那大将一看，只见那人年纪只好三十上下，生得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十分精悍。心下暗惊道：“此将才也，为何遭此！”因上前问道：“我看将军堂堂

凛凛，自是英杰中人，为何杀人不过，失了事机？”那大将听见说他杀人不过，不禁暴声如雷道：“大丈夫视死如归，便死便杀，也不为大事。只是我侯孝两臂有千斤之力，一身有十八般本事，怎的说杀人不过，失了甚么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既不失机，为何获此大罪？请道其详。”那大将道：“罢了，事到如今，说也无益。”铁公子道：“不说也罢。只是目今边庭，正需人用，将军还能力战否？”那人道：“斩将搴旗，本分内事，有甚不能？”

铁公子听了，便不再问，竟气忿忿直冲着甬道，奔进三法司堂上来，大叫道：“三位老大人乃朝廷卿贰大臣，宜直心为国！为何当此边庭紧急之秋，国家无人之日，乃循案牒具文，而杀大将，误国不浅！请问还是为公乎，为私乎？窃为三大人不取也！”刑部侍郎王洪与大理寺卿陈善、都察院铁英三人，因过学士本上有先正典刑之言，圣上准了，便不敢十分辩驳，虽同拟了一个斩字，请下旨来，心下却总有几分不安。忽见有人嚷上堂来，不觉又惊又愧又怒，再细看时，却认得是铁公子。刑部与大理寺不好作威，倒是铁都院先拍案怒骂道：“好大胆的小畜生，这是朝廷的三法司，乃王章国宪森严之地，三大臣奉旨在此，审狱决囚。你一介书生，怎敢到此狂言！法不私亲，左右拿下！”

铁公子大叫道：“大人差矣！朝廷悬登闻鼓于国门，凡有利弊，尚许诸人直言无隐，怎出生入死之地，不容人伸冤！”铁都院道：“你是侯孝甚人，为他伸冤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孩儿素不识侯孝，怎为他伸冤？但念人材难得，乃为朝廷的大将伸冤。”铁都院道：“朝廷的大将，生杀自在朝廷，关你何事，却

如此胡为？快与我拿下！”衙役见都院吩咐，只得上前来拿。刑部与大理寺都摇头道：“且慢！”因将铁公子唤到公座前，好言抚慰道：“贤契热肠直性，虽未为不是，但国有国法，官有官体，狱有狱例，自难一味卤莽而行。就是这侯孝失机一案，已系狱经年，水居一兵部，又为他谪戍，则当时论其非而议其过者，不一人矣。岂至今日过犯尚存，罪章犹在，而问官突然辨其无罪，此国法、官体、狱情之所必无也。设有议轻之奏，尚不敢擅减重条，况过学士弹章请斩，而圣旨明已依拟，则问官谁敢立异为之请命哉？势不可也！”铁公子听了，怫然长叹道：“二位大人之言，皆庸碌之臣贪位慕禄保身家之言也，岂真心王室，以国事为家事者所忍出哉？倘国法、官体、狱情必应如此，则一下吏为之有余，何必老大人股肱腹心耶？且请问古称尧曰宥之三，皋陶曰赦之三，此何意也？若果如此言，则都俞吁咈，大非圣世君臣矣。”

王洪与陈善听了，俱默默无言。铁都院因说道：“痴儿子，无多言，这侯孝一死不能免矣。”铁公子忿然曰：“英雄豪杰，天生实难，大人奈何不惜？若必斩侯孝，请先斩我铁中玉。”铁都院道：“侯孝前之失机，已有明据，斩之不过一駑骀耳，何足为怪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人不易知，知人不易。侯孝气骨岩岩，以之守边，乃万里长城也，一时将帅，恐无其比。”铁都院道：“纵使有才，其如有罪何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自古之英雄，往往有罪朝廷，所以有戴罪立功之条，正此意也。”王洪道：“使过必须人保，你敢力保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倘赦侯孝，使之复将，不能成功，先斩我铁中玉之头，以谢轻言之罪。”

王洪、陈善因对铁都院道：“此乃众人属目之地，既是令

公子肯挺身力保，则此番举动，料不能隐瞒也。若定然不听，我三人只合据实奏闻，请旨定夺。”铁都院到此田地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听从。王洪因唤转侯孝，依旧下狱，就叫铁公子面写一张保状，着差人带起，然后三人写了一本，顿时达上。此时边庭正紧急，拜本上去，只隔一日，御批就下来道：

边关此需人正急，铁英子铁中玉，既盛称侯孝有才，可御边患，朕岂不惜？今暂赦前罪，假借原衔，外赐剑一口，凡边庭有警之处，俱着即日领兵救援破敌。倘能成功，另行升赏。如再失机，即着梟示九边，以儆无能。水居一前荐，铁中玉后保，俱照侯孝功罪，一体定其功罪。呜呼，使其过正，以勸其功，朕所望也。死于法何如死于敌，尔其懋哉！钦此。

圣旨下了，报到狱中，侯孝谢过圣恩，出了狱，且不去料理军务，先骑着一匹马，一径来拜谢铁公子。二人相见，英雄识英雄，彼此爱慕至极。铁公子留饭，侯孝也不推辞，说一回剑术，谈一回兵机，二人要痛饮了一日，方才别去。到第二日，兵部因边庭乏人，又见期限紧急，一面料理兵马，一面就催促起身。侯孝这番到边，虽说带罪，却是御批，更加赐剑，一时边帅无人敢与他作梗，故得任意施展。不半年，报了五捷，边境一时肃清。天子大悦，加升总兵。水居一先复了侍郎之职。后因屡捷，加升尚书。铁中玉力保有功，特授翰林院待诏。铁中玉上疏辞免，愿就制科。过学士自觉无颜，只得告病不出。正是：

冤家初结时，只道占便宜。

不料多翻复，临头悔自迟。

却说文居一升了尚书，钦诏还京，何等荣耀！那些卫所管辖之官，并上司武弁，前为过学士出力作恶者，尽皆慌了，无不自缚，俯首请罪。水尚书肚皮宽大，俱不与他较量。

到了京中，见过圣上，谢了恩，闻知铁公子在三法司堂上，以死力保侯孝，侯孝方能成功；又访知他前日打入大夬侯养闲堂，救出了韩愿妻女。既感其恩，又慕其豪杰，到了尚书的任，即用两个名帖，来拜铁都院父子。铁都院接见，略叙寒温。水尚书即欲请铁公子来相见。铁都院道：“今秋大比，他在西山藏修，故有失迎候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学生此来，虽欲拜谢贤乔梓提拔之恩，然实慕令公子少年许多英雄作用，欲求一见，以慰平生，奈何无缘，却又不遇！”铁都院道：“狂妄小子，浪得虚名，我学生正以为忧，屡屡戒饬，怎老先生转过为垂誉，何敢当也！”水尚书道：“令公子侠烈非狂，真诚无妄，学生非慕其名，正慕其实，故殷殷愿见也。”铁都院道：“下学小子，既蒙援引，诚厚幸也，自当遣其上谒。”水尚书道：“倘蒙惠顾，乞先示知，以便扫门恭候。”再三恳约，方才别去。正是：

秣马明所好，溯洄言愿亲。

殷勤胡若此，总是为伊人。

铁都院本意原不欲儿子交接，因水尚书投帖来拜，又再三要见，不可十分过辞，只得差人到西山，报与铁公子知道，就叫他进城来回拜。铁公子闻知，因想道：“他来拜我，只不过为我保了侯总兵，连他都带升了，感谢之意，何必面见？”因吩咐来役道：“你可禀上太爷，就说我说，既要山中读书，长安城中，乃冠盖往来之地，哪里应酬得许多？求老爷一概谢

绝为妙。”

来役领命回复铁都院。铁都院点头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”因自来答拜。见了水尚书，即回说道：“小儿闻老先生垂顾，即欲趋瞻山斗；不期卧病山中，不能如愿，获罪殊深。故我学生将先代为请荆，稍可步履，即当走叩。”水尚书道：“古之高入，只许人闻其名，不许人识其面，正今日令公子之谓也，愈令我学生景仰不尽。”说罢，铁都院辞了出来。

水尚书因暗想道：“我女儿冰心，才貌出众，聪慧绝伦，我常虑寻不出一个佳婿来配他。今日看起这铁公子来，举动行事，大是可见；况闻他尚未有婚，又与他有恩，若舍此人不求，真可谓当面错过矣。但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，必须一面，方可决疑。”主意定了，即差人去细细访问，铁公子可在西山读书否？差人回报，果在西山读书。水尚书因瞒着人，到第二日，起个绝早，竟是便服，只自骑了一匹马，带了三四个贴身服侍的长班，悄悄到西山来拜铁公子。

此时铁公子朝饭初罢，见差役报知水尚书来拜，他打动了水小姐之念，正在那里痴想道：“天下事奇奇怪怪，最料不定，再不料无心中救侯孝，倒像有心去救水尚书的。设使当日不在县堂之上遇见水小姐，今日与水尚书有此机缘，若求他女儿，未必不允。但既有了这番嫌疑，莫说我不便去求他，就是他来求我，我也不便应承，有伤名教。想将起来，有情转是无情，有恩转是无恩，有缘转是无缘，老天何颠倒人若此！”正沉吟思索，忽见一个长髯老者，方巾野服，走进方丈中来。到了面前，叫一声：“铁兄，何会面之难也，不怕令人想杀！”铁公子仓卒中不知是谁，因信口答道：“我铁中玉面皮

最冷，老先生思我，定是不曾面会，今既会了，只怕又未必想了。”因迎下来施礼。

那老者还礼毕，因执着铁公子的手，细细端详道：“未见铁兄还是虚想，今见铁兄，实实要想了。我学生一还京，即登堂拜谢，不期止谒见尊公，而未睹台颜，怅然而返。后蒙尊公许我一会，又慎重自持，不肯赐顾。我学生万不得已，故今悄地而来，幸勿罪其唐突也。”铁公子听了，惊讶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却就是水老先生了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正是学生水居一。”因叫长班送上名帖。铁公子道：“晚生后学，偶尔怜才，实不曾为青天而扫浮云，何敢当老先生如此郑重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学生此来，实不为一身一官而谢提拔，乃慕长兄青年，有此明眼定识，热肠壮气，诚当今不易得之英雄，故愿一识荆州耳。”铁公子因连连打恭道：“原来老先生天空海阔，别具千秋，晚生失言矣。”因请坐奉茶；一面叫人备酒留饭，草草与水尚书戏饮。

水尚书原有意选才，故谆谆问讯。铁公子见水尚书偕远而来，破格相待，以为遇了知己，便尽心而谈。谈一会经史文章，又谈一会孙吴韬略。论伦常则名教真传，论治化则经纶实际。莫不津津有味，凿凿可行。谈了许久，喜得水尚书头如水点，笑如花开，不住口赞美道：“长兄高才，殆天授也！”

又谈了半晌，水尚书忍不住，因对铁公子道：“我学生有一心事，本不当与兄面言，因我与兄相与在牝牡骊黄之外，故不复忌讳耳。”铁公子道：“晚生忝居子侄，老先生有言进而明教之，甚盛心也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学生无子，只生一女，今年一十八岁。若论姿容，不敢夸天下无二，若论他聪慧多才，

只怕四海之内，除了长兄，也无人堪与作对。此乃学生自夸之言，长兄也未必深信。幸兄因我学生之言，而留心一访，或果了然不谬，许结丝萝，应使百辆三星无愧色，而钟鼓琴瑟有正音也。婚姻大事，草草言之，幸长兄勿哂。”

铁公子听说，竟呆了半晌，方叹一口气道：“老天，老天，既生此美对，何又作此恶缘？奈何，奈何！”水尚书见铁公子沉吟嗟叹，因问道：“长兄莫非已谐佳偶？”铁公子连连摇头道：“四海求凰，常鄙文君非淑女，何处觅相如之配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既未结褵，莫非疑小女丑陋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一人有美，举国皆知为孟光；但恨曲径相逢，非河洲大道。鸠巢鹊夺，恐遗名教羞耳。坐失好逑，已抱终身大恨，今复蒙老先生议及婚姻，更使人遗恨千秋矣。”水尚书听见铁公子说话，隐隐约约，不明不白，因说道：“长兄快士，有何隐衷，不妨直述，何故作此微词？”铁公子道：“非微词也，实至情也。老先生归而询之自得其详矣。”

水尚书因离家日久，全未通音信，不知女儿近作何状，又见铁公子说话鹑鹑突突，终有暧昧，不可明言，遂不复问。又说些闲话，吃了饭，方别了回去。正是：

来因看卫玠，去为问罗敷。

欲遂室家愿，多劳父母图。

水尚书别了回来，一路上暗想道：“这铁公子果是个风流英俊，我女儿的婚姻，断乎放他不得。但他说话模糊，似推又似就，似喜又是怨，不知何故。莫非疑我女儿有甚不端？但我知女儿的端方静正，出于性成，非矫强为之，料没有非礼之事。只怕还是过学士因求亲不遂，布散流言。这都不要管

他，我回去但与他父亲定了婚姻之约，任是风波，便不能摇动矣。”主意定了，到私衙，择个好日，即央个相好的同僚，与铁都院道达其意。铁都院因过学士前参水尚书，知是为过公子求亲不遂，起的衅端，由此得知水小姐是出类拔萃的多才女子，正想为铁公子择配。忽见水尚书央人来议亲，正合其意，不胜欢喜，遂满口应承。水尚书见铁都院应承，恐怕有变，遂忙忙交拜请酒，又央同僚催促铁都院下定。

铁都院与石夫人商量道：“中玉年也不小，若听他自择，择到几时？况我闻得这水小姐不独人物端庄，又兼聪慧绝伦。过学士的儿子，百般用计求他，他有本事百般拒绝。又是个女中豪杰，正好与中玉作配。今水尚书又来催定，乃是一段良缘，万万不可错过。”石夫人道：“这水小姐既闻他如此贤慧，老爷便该拿定主意，竟自为他定了，也不必去问儿子，若去问他，他定然又有许多推辞的话。”铁都院道：“我也是这等想。”老夫妻商量停当，遂不通知铁公子，竟自打点礼物，择个吉日，央同僚为媒，下了定，过后方着人去与铁公子贺喜。

铁公子闻知，吃了一惊，连忙入城来见父母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名教攸关，欲后正其终，必先正其始。若不慎其初，草草贪图才貌，留嫌隙与人谈论，便是终身之玷。”铁都院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水小姐想是容貌不美么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若论水小姐的容貌，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，谁说不美？”铁都院道：“容貌既美，想是才智不能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若论水小姐的才智，真是不动声色，而有神鬼不测之机，谁说他不能？”铁都院道：“既有才智，想是为人不端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若论水小姐为人，

真可谓不愧鬼神，不欺暗室，谁说他不端？”铁都院与石夫人听了，俱笑将起来道：“这水小姐既为人如此，今又是父母明媒正娶，有甚衅隙，怕人谈论？”铁公子道：“二大人跟前，孩儿不敢隐瞒。若论这水小姐的分明窈窕，孩儿虽寤寐求之，犹恐不得。今天从人愿，何敢矫情？但恨孩儿与水小姐无缘，遇之于患难之中，而相见不以礼，接之于嫌疑之际，而贞烈每自许。今若到底能成全，则前之义侠，皆属有心。故宁失闺阁之佳偶，不敢作名教之罪人。”遂将前日游学山东，怎生遇见过公子抢劫水小姐，怎生县堂上救回水小姐，自己又怎生害病，冰心小姐又怎生接去养病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

铁都院夫妻听了，愈加欢喜道：“据你这等说起来，则你与水小姐正是有恩有义之侠烈好速矣。事既大昭于耳目，心又无愧于梦寐。始患难则患难为之，终以正则以正为之，有何嫌疑之可避？若今必避嫌疑，则昔之嫌疑，终洗不清矣。此事经权常变，按之悉合，吾儿无多虑也。快去安心读书，以俟大小登科，娱我父母之晚景。”铁公子见父母主意已定，料一时不能挽回，又暗想道：“此事我也不消苦辞，就是我从了，想来水小姐亦必不从，且到临时，再作区处。”因辞了父母，依旧往西山去读书。正是：

君子喜从名教乐，淑人远避禽兽声。

守正月老难为主，持正风流是罪人。

按下铁公子为婚事踌躇不提。

却说水尚书为女儿受了铁公子之定，以为择婿得人，甚是欢喜。因念离家日久，又见宦途危险，遂上本告病，辞了回去。朝廷因怜他被谪，受了苦难，再三不允。水尚书一连

上了三疏，圣旨方准他暂假一年，驰驿还乡，假满复任。水尚书得了旨，满心欢喜，便忙忙收拾回去。这番是奉旨驰驿，甚是荣耀，早有报到历城县，报人写了大红条子，到水府来。初报复侍郎之职，次报升尚书，今又报钦假驰驿还乡。水小姐初闻，恐又是奸人之计，还不深信；后见府县俱差人来报，虽信是真，但不知是甚么缘故，能得复任。终有几分疑惑。

过了两日，忽水运走来献功道：“贤侄女，你道哥哥的官是怎生样复任的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正为不知，在此疑虑。”水运道：“原来就是铁公子保奏的。”冰心小姐笑道：“此话一发荒唐。铁公子又不是朝廷大臣，一个书生，怎生保奏？”水运道：“也不是他特特保哥哥的。只因哥哥贬官，原为举荐了一员大将，那大将失了机，故带累哥哥贬谪。作到过公子要娶你，因你苦以无父命推辞，他急了，只得求他的父亲过学士，写书差人到边上去求哥哥。不料哥哥又是个不允，他记了毒。又见边关有警，他遂上了一本，说边关失事，皆因举荐非人之罪轻了，因乃请旨要斩哥哥与这员大将。圣旨准了。这日三法司正绑那员大将去斩，恰好铁公子撞见，看定那员大将是个英雄，因嚷到三法司堂上，以死保他。三法司不得已，只得具疏请命。朝廷准了，就遣那员大将到边，戴罪征讨。不期那员大将果然是个英雄，一到边上，便将敌兵杀退，成了大功。朝廷大喜，道你父亲举荐得人，故召还复任，又加升尚书。推起根由，岂不是铁公子保救的？”冰心小姐听了道：“此话是谁说的，只恐怕不真。”水运道：“怎么不真，现有邸报。”冰心小姐因笑说道：“若果是真，他一个做拐子的，敢大胆嚷到三法司堂上去？叔叔就该告他谋反了。”水运听了，

知道是侄女讥诮他，然亦不敢认真，只得忍着没趣，笑说道：“再莫讲起，都是这班呆公子带累我，我如今再不理他们了。”说罢，不胜抱惭而去。

冰心小姐因暗想道：“这铁公子与我缘分甚奇：妾在陌路中，亏他救了，事已奇了，还说是事有凑巧，怎么爹爹贬谪边庭，与他风马牛不相及，又无意中为他救了，不更奇了！”又想道：“奇则奇矣，只可惜奇得无谓，空有感激之心，断无和合之理。天心有在，虽不可知，而人事舛错已如此矣！”寸心中日夕思虑。正是：

烈烈者真性，殷殷者柔情。

调乎情与姓，名与教方成。

水小姐在家伫望，又过了些时，忽报水尚书到了。因是钦赐驰驿，府县官俱出郭郊迎。水运也骑马出城迎接。热热闹闹，直到日午方才到家。冰心小姐迎接进去，父女相见，先述别离愁，后言重见面，不胜之悲，又不胜之喜。只因这一见，有分教：

喜非常喜，情不近情。

不知水尚书与冰心小姐说了些甚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

父母命苦叮咛焉敢过辞

词曰：

关雎君子，桃夭淑女，夫岂不风流？花自生怜，柳应溺爱，定抱好衾裯。 谁知妾侠郎心烈，不要到温柔。寝名食教，吞风吐化，别自造河洲。

右调《少年游》

话说水尚书还到家中，看见冰心小姐比前长成更加秀美，十分欢喜，因说道：“你为父的前边历过了多少风霜险阻，也不甚愁；今蒙圣恩，受这些荣华富贵，也不甚喜。但见你如此长成，又平安无恙，我心甚慰，又为你择了一个佳婿，我心甚快。”冰心小姐听见父亲说为他择了佳婿，因心有保奏影子，就有几分疑是铁公子，因说道：“爹爹年近耳顺，母亲又早谢世，又不曾生得哥哥兄弟，膝下只有孩儿一人，已愧不能承继宗祀，难道还不朝夕侍奉？爹爹怎么说起择婿，教孩儿心痛。孩儿虽不孝，断不忍舍爹爹远去。”水尚书笑道：“这也难说，任是至孝，也没个女儿守父母不嫁之理。若是平常之婿，我也要来家与你商量，只因此婿，少年风流不必言，才华俊秀不必言，侠烈义气不必言，只他那一双识英雄的眼睛，不怕人的大胆，敢担当的硬骨，能言语的妙舌，真令人爱煞。我故自做主意，将你许嫁于他。”冰心小姐听见说

话，渐渐知了，因虚劈一句道：“爹爹论人则然，只怕论礼则又不然也。”

水尚书虽与铁都院成了婚姻之约，却因铁公子前番说话不明，叫他归询自知。今见女儿又说恐礼不然，恰恰合着。正要问明，因直说道：“我儿，你道此婿是谁，就是铁都堂的长公子铁中玉也。”冰心小姐道：若是他人，还要女儿苦辞；若是铁公子，便不消孩儿苦辞，自然不可。就是女儿以为可，铁公子亦必以为不可也。何也？于婚姻之礼有碍也。虽空费了爹爹一番盛心，却免了孩儿一番逆命之罪。”水尚书听了，着惊道：“这铁公子既未以琴心相逗，你又不涉多露而行，为何于婚姻之礼有碍？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爹爹不知，有个缘故。”遂将过公子要娶他，叔叔要撙掇嫁他；并假报喜，抢劫到县堂，亏铁公子撞见，救了回来；及铁公子被他谋害几死，孩儿不忍，悄悄的移回养好之事，细细说了一遍道：“孩儿闻男女授受不亲，岂有相见草草如此，彼此互相救援又如此，此乃义侠之举，感恩知己则有之，若再议婚姻，恐不可如是之苟且也，岂非有碍？”水尚书听了，更加欢喜道：“原来有许多委曲，怪道铁公子前日说话，模模糊糊。我儿，你随机应变，远害全身，真女子中所少，愈令人可爱。这铁公子见义敢为，全无沾滞，要算个奇男子，愈令人可敬。由此看来，这铁公子非你，也无人配得他来；你非铁公子，也无人配得你上，真是天生美对。况那些患难小嫌，正是男女大节，揆之婚姻嘉礼，不独无碍，实且有光。我儿不消多虑，听我为之，断然不差。”正是：

女之所避，父之所贪。

贪避虽异，爱慕一般。

按下水尚书父女议婚不提。

却说过公子自成奇回来，报知水侍郎不允之事，恨如切骨。后见父亲上本请斩，甚是快活。又闻得被铁公子救了侯孝成功，转升了尚书，愈加愤恨。后又闻水尚书与铁都院结了亲，一发气得发昏。因与成奇苦苦推求道：“我为水小姐，不知费了多少心力，却被这铁家小畜生冲破，救了去。前日指望骗他来，打一顿出出气，不料转被他打个不堪。大家告他，又被他先立了案，转讨个没趣。这还是我们去寻他惹出来的，也还气得过；只是这水小姐的亲事，我不成，也还罢了，怎因我之事，倒被他讨了趣去？今日竟安安稳稳，一毫不费气力，议成亲事！我就拼死，也要与他做一场，兄须为我设个妙计。”

成奇道：“前日水小姐独自居处，尚奈他不得何；今水居一又升了尚书回来，一发难算计了。”过公子道：“他升了尚书，须管我着不着！”成奇道：“管是管不着，只是要与他作对头，终须费力。”过公子道：“终不能因费力就罢了。”成奇道：“就是不罢，也难明做，只好暗暗设计，打破他的亲事。”过公子道：“得能打破他亲事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且请问计将安在？”成奇道：“我想他大官宦人家，名节最重，只消将铁公子在他家养病之事，说得不干不净，四下传将开来，再央人说到他耳边里，他怕丑，或者开交，也未可知。他若听了，全不动意，到急时拼着央一个相好的言官，参他一本，他也自然罢了。”

过公子听言，方欢喜道：“此计甚妙，我明日就去见府县

官，散起谣言。”成奇道：“这个使不得。那府县都是明知此事的，你去散谣言，不但他不信，只怕还要替他分辨哩。我闻得府尊不久要去，县官又行升了，也不久要去。等他们旧官去了，候新官来，不晓得前边详细，公子去污辱他一场，便自然信了。府县信了，倘央人参论，便有指实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欢喜道：“我兄怎算得如此详尽，真孔明复生也！”成奇道：“不敢欺公子，若不耻下问，还有妙于此者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此是兄骗我，我不信更有妙于此者。”成奇道：“怎的没有？前日我在京中，见老爷与大夬侯往来甚密，又闻得大夬侯被铁中玉在他养闲堂搜了他的爱妾去，又奏知朝廷，对他幽闭三年，恨这铁中玉刺骨。又闻得这大夬侯因幽闭三年，尚未曾生子，又闻他夫人又新死了。公子可禀知老爷，要老爷写书一封，通知他水小姐之美，再说明是铁中玉定下的，叫大夬侯用些势力求娶了去，一可得此美妾，二可泄铁公子之恨，他自然欢喜去图。他若图成，我们便不消费力，岂非妙计？”

过公子听了，只欢喜得打跌。成奇道：“公子且莫喜，还有一妙计，率性捉弄他一番，与公子喜喜吧。”过公子道：“既蒙相为，一发要请教了。”成奇道：“我在京中，又闻得仇太监也与老爷相好，又闻得这仇太监有一个侄女儿，生得颇颇丑陋，还未嫁人。何不一发求老爷一封书，总承了铁中玉，也可算我仇将恩报了。”过公子听了，连声赞妙道：“此计尤妙，便可先行。要老爷写书不难，只是又要劳兄一行。”成奇道：“公子之事，安敢辞劳。”正是：

好事不容君子做，阴谋偏是小人多。

世情叵测真无法，人事如斯可奈何！

按下公子与成奇，谋写书进京不提。

却说铁公子在西山读书，待到秋闱，真是才高如拾芥，轻轻巧巧，中了一名举人。待到春闱，又轻轻巧巧，中了一名进士。殿试二甲，即选了庶吉士。因前保荐侯孝有功，不受待诏，今加一级，升做编修，十分荣耀。此时铁中玉已是二十二岁，铁都院急急要与他完婚。说起水小姐来，只是长叹推辞，欲要另觅，却又别无中意之人。恰好水尚书一年假满，遣行人催促还朝，铁都院闻知，因写信与水尚书，要他连小姐都携进京，以便结亲。

水尚书正有此意，因与冰心小姐商量道：“我蒙圣恩钦召，此番进京，不知何时方得回家。你一个及笄的孤女，留在家中，殊为不便，莫若随我进京，朝夕寂寞，也可消遣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孩儿也是如此想，若只管丢在家中，要生孩儿何用？去是愿随爹爹去，只有一事，先要禀明爹爹。”水尚书道：“你有何事？不妨明说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若到京中，倘有人议铁公子亲事，孩儿却万万不能从命。”水尚书听了大笑道：“我儿这等多虑，且到京中看机缘，再行区处。但家中托谁照管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叔叔总其大纲，其余详细，令水用夫妻掌管可也。”水尚书一一听了，因将家业托与水运并水用夫妻，竟领了冰心小姐，一同进京而去。正是：

父命隐未出，女心已先知。

有如春欲至，梅发向南枝。

不月余，水尚书已到京师，原有田宅居住。见过朝，各官俱来拜望。铁都院自拜过，就叫铁中玉来拜。铁中玉感水尚书是个知己，又有水小姐一脉，也就忙忙来拜，但称晚生，

却不认门婿。水尚书看见铁中玉此时已是翰林，又人物风流，十分欢喜，相见加礼款接。每每暗想道：“这铁翰林与我女儿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可称佳妇佳儿。但他父亲前次已曾行过定礼，难道他不知道，为何拜我的名帖，竟不写门婿？窥他的意思，实与女儿的意思一般，明日做亲的时节，只怕还要费周旋。”又想到：“我与铁都堂父母之命已定了，怕他不从？且从容些时，自然妥贴。”

过了些时，忽一个亲信的堂吏，暗暗来禀道：“小的有一亲眷，是大夬侯的门客，说大夬侯的夫人死了，又未曾生子，近日有人寄书与他，盛称老爷的小姐贤美多才，叫他上本求娶。这大夬侯犹恐未真，因叫门客访问。这门客因知小的是老爷的堂吏，故暗暗来问小的。”水尚书听了，因问道：“你怎生样回他？”堂吏道：“小的回他道：‘老爷的小姐，已久定与新中翰林铁爷了。’他又问：‘可曾做亲？’小的回他道‘亲尚未做。’他遂去了。有此一段情由，小的不敢不报知老爷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知道了。他若再来问你。你可说做亲只在早晚了。”堂吏应诺而去。

水尚书因想道：“这大夬侯是个酒色之徒，为抢劫女子，幽闭了三年。今不思改悔，又欲胡为。就是请了旨自来求亲，我已受过人聘，怕是不怕他，只是又要多一番唇舌，又要结一个冤家。莫若与铁亲家说明此意，早早结了亲，便省得与他争论了。”又想到：“此事与铁亲家说倒容易，只怕与女孩儿说倒有些烦难。”因走到冰心小姐房中，对他说道：“我儿，这铁公子姻事，不是我父亲苦苦来逼你，只因早做一日亲，早免一日是非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不做亲，有甚么是非？”水尚书

就将堂吏之言说了一遍道：“你若不与铁翰林早早的结了亲，只管分青红皂白，苦苦推辞，明日大夫侯访知了，他与内臣相好的多，倘若在内里弄出手脚来，那时再分辩便难了。不可十分任性。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不是孩儿任性，礼如此也。方才堂吏说是有人寄书与大夫候，爹爹，不知这寄书与大夫候叫他上本娶我的 是谁？”水尚书道：“这事我怎得知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孩儿倒得知在此。”水尚书道：“你 知是谁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孩儿知是过学士。”水尚书道：“你怎知是他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久闻这大夫侯溺情酒色，是个匪人；又见这过学士，助子邪谋，亦是匪人。以匪比匪，自然相合。况过学士前番为子求娶孩儿，爹爹不允，一恨也；后面请斩爹爹，圣上反召回升官，二恨也；今又闻爹爹将女儿许与铁家，愈触其怒，三恨也。有此三恨，故耸动大夫侯与孩儿为难也。不是他，再有何人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据你想来，一毫不差。但他既下此毒手，我们也须防避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这大夫侯若不来寻孩儿，便是他大造化。他若果信谗上本求亲，孩儿有本事代爹爹也上一本，叫他将从前做过的事，一齐翻出来。”水尚书道：“我儿虽如此说，然冤家可解不可结，莫若只早早的做了亲，使他空费了一番心机，强似拚之于市。”

父女正商量未了，忽报铁都院差人请老爷过去有事相商。水尚书也正要见铁都院，因见来请，遂不扮职事，竟骑了一匹马，悄悄来会铁都院。铁都院接着，邀入后堂，叱退衙役，握手低低说道：“今日我学生退朝，刚出东华门，忽撞见仇太监，一把扯住。他说有一个侄女儿要与小儿结亲。我学生一

口就回他已曾聘了。他就问聘的是谁家。我学生怕他歪缠，只得直说出是亲翁令爱。他因说道：‘又不曾做亲事，单单受聘，也还辞得，容再遣媒奉求。’我想这个仇太监，他又不明个道理，只倚着内中势力，往往胡为，若但以口舌与他相争，甚是费力。况我学生与亲翁，丝萝已结，何不两下讲明，早早谐了秦晋，也可免许多是非耳。”水尚书道：“原来亲翁也受此累，我学生也正受此累。”遂将堂吏传说大夬侯要请旨求亲之事细细说了一遍。铁都院道：“既是彼此俱受此累，一发该乘他未发，早做了亲。莫说他们生不得风波，就是请了圣旨下来，也无用了。”

水尚书道：“早做亲固好，只是小女任性。因前受过公子之害时，曾接令郎养病一番，嫌疑于心，只是不安，屡屡推辞。恐仓卒中不肯就出门。”铁都院道：“原来令爱与小儿性情一般坚贞。小儿亦为此嫌，终日推三阻四，却怎生区处？”水尚书道：“我想他二人才美非常，非不爱慕而愿结丝萝，所以推辞者，避养病之嫌疑也；所以避嫌者，恐伤名教耳。惟其避嫌疑恐伤名教，此君子所以为君子，淑女所以为淑女，则父母国人之所重也。若平居无事，便从容些时，慢慢劝他结亲，未为不可；但恨添此大夬侯与仇太监之事，从中夹吵，却从容不得了。只得烦老亲翁与我学生，各回去劝谕二人从权成此好事，便可免后来许多唇舌。令郎与小女，他二人虽说倔强，以理谕之，未必不从。”铁都院道：“老亲翁所论，最为有理，只得如此施行。”二人议定，水尚书别了回家。正是

:

花难并蒂月难圆，野蔓闲藤苦苦缠。

须是两心无愧怍，始成名教好姻缘。

铁都院送了水尚书出门，因差人寻了铁翰林回家，与他商量道：“我为仇太监之言，正思量要完亲事，故请了水先生来计议。不期大夫侯死了夫人，有人传说，他要来续娶水小姐。水先生急了，正来寻我，也愿早早完姻。两家俱如此想，想是姻缘到了，万万不可再缓。我儿，你断不可仍执前议，挠我之心。”铁中玉道：“父亲之命，孩儿焉敢不遵？但古圣贤于义之所在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，孩儿何独不然？奈何因此蜂蛰小毒，便匆匆草草，以乱其素心。若说仇太监之事，此不过为过公子播弄耳，焉能浼我哉？”铁都院道：“你纵能驾馭，亦当为水小姐解纷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倘大人必欲如此周旋，须明与水尚书言过，外面但可扬言结亲，以绝觊觎之念，而内实避嫌疑，不敢亲枕与衾也。”铁都院听了，暗想道：“既扬言做亲，则名分定矣；内中之事，且自由他。”因说道：“你所说倒也两全，只得依你。”遂令人拣选吉期预备结亲。

到了次日，忽水尚书写了一封书来，铁都院拆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所议之事，归谕小女，以为必从；不期小女秉性至烈，只欲避嫌，全不畏祸。今再三苦训，方许名结丝萝以行权，而实虚合卺以守正。弟思丝萝既已定名，则合卺终难谢绝矣。只得且听之，以图其渐。不识亲翁以为然否？特以请命，幸示之教之，不尽。

弟名正具

铁都院看了，暗喜道：“真是天生一对，得此淑女，可谓

家门有幸，亦于名教有光矣。但只是迎娶回来，若不合卺，又要动人议论，莫若竟去做亲，闺阁内事，合卺不合卺，便无人知觉矣。”因写书将此意回复水尚书。水尚书见说来就亲，免得女儿要嫁出，愈加欢喜。两人同议定，择了一个大吉之日，因要张扬使人知道，便请了许多在朝显官来吃喜筵。

到了这日，大吹大擂，十分热闹。到了黄昏，铁都院打了都察院的执事，铁中玉打着翰林院的执事，同穿了吉服，坐了大轿，径到水尚书家来就亲。到了门前，水尚书迎入前厅，与众宾朋戚相见。相见过，遂留铁都院在前厅筵宴，就送铁中玉入后厅，与冰心小姐结亲。铁中玉到得后厅，天色已晚了，满厅上垂下珠帘，只见灯烛辉煌，有如白昼。厅旁两厢房，藏着乐人在内，暗暗奏乐。厅上分东西，对设着两席酒筵；厅下左右铺着两条红毡。许多侍妾早已拥簇着冰心小姐，立在厅右。见铁中玉到帘，两个侍妾忙扯开帘子，请铁中玉入去。冰心小姐见铁中玉进来，他毫不作儿女羞涩之态，竟喜孜孜迎接着说道：“向蒙君子鸿恩高义，铭刻于心，只道今生不能致谢，不料天心若有意垂怜，父命忽无心遂愿，今得少陈知感，诚厚幸也。请上客受贱妾一拜。”铁中玉在县堂看见冰心小姐时，虽说美丽，却穿的是浅淡衣服，今日却金装玉裹，打扮得与天仙相似，一见了只觉神魂无主，因答道：“卑人受夫人厚德，不敢齿牙明颂，以辱芳香。惟于梦魂焚祝，聊铭感佩。今幸亲瞻仙范，正有一拜。”遂各就红毡对拜了四礼。侍妾吩咐乐人，隐隐奏乐。拜完乐止，二人东西就位对坐。侍妾一面献茶，因是合卺喜筵，不分宾主，无人定席，一面摆上酒来对饮。

饮过三巡，铁中玉因说道：“卑人陷阱余生，蒙夫人垂救，此恩已久相忘，不敢复致殷勤，只卑人浪迹浮沉，若非夫人良言，指示明白，今日尚不知流落何所。今虽叨一第，不足重轻，然夫人培植恩私，固时时跃入方寸中，不能去也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临事，何人不献刍荛；问途，童子亦能指示。但患听之者难，从之者不易耳。君子之能从，正君子之善所也，贱妾何与焉？若论恩私之隆重，君子施于贱妾者，犹说游戏县堂，无大利害；至于侯孝一案，事在法司，所关天子，岂游戏之所哉？而君子竟谈笑为之。虽义侠出于天生，而雄辩惊人，正言服众，故能耸动君臣，得以救败为功，而令家严由此生还，功莫大焉！妾虽杀身不足报万一，何况奉侍箕帚之末，而敢过为之推辞哉？所以推辞者，因向日有养病之嫌，虽君子之心，与贱妾之心无不白，而传闻之人则不白者多矣。况于今之际，妒者有人，恨者有人，谗者有人，安保无污辱，安保无谤毁？若遵父命，而早贪旦夕之欢，设有微言，则君子与贱妾，俱在微言中矣，其何以自表？莫若待浮言散尽，再结褵于青天白日之下，庶不以贱妾之不幸，为君子高风累也。不知君子以为然否？”

铁中玉听了，连声俯首道：“卑人之慕夫人，虽大旱云霓不足喻也。每再思一侍教，有如天上。况闻两大人之命，岂不愿寝食河洲苜蓿？而惶惧不敢者，只恐匆匆草草，以我之快心，致夫人之遗恨也。然而两大人下询，实逡巡不知所对。今既夫人之宛转，实尽我心之委曲。共同此心，自无他议，事归终吉，或为今日而言也。”水小姐道：“即今日之举，亦属勉强，但欲谢大夫妻、仇太监于无言也，不得不出此。”铁中

玉道：“卑人想大夫侯与仇太监，皆风中牛马，毫不相及，而实然作此山鬼伎俩者，自是过氏父子为之播弄耳。今播弄不行，恶心岂能遂己，不知又将何为？”冰心小姐道：“妾闻凡事未成可破，将成可夺。今日君子与贱妾，此番举动可谓已成矣，破之不能，夺之不可，计惟有布散流言，横加污蔑，使自相乖违耳。妾之不敢即荐枕衾者，欲使通国知白璧至今尚莹然如故，而青蝇自息矣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夫人妙论，既不失守身之正，又可谢谗口之奸，真可谓才德兼善者也。但思往日养病之事，出入则径路无媒，居停则男女一室，当此之际，夫人与卑人之无欺无愧，惟有四知，此外则谁为明证？设使流言一起，纵知人者，以为莫须有，而执笔者何所据，而敢判其必无，致使良人之子，终属两悬，则将奈何！”

冰心小姐道：“此可无虑也。妾闻天之所生，未有不受天之所成者也；而人事于中阻挠者，正以砥砺其操守，而简炼其名节也。君子得之，小人丧之，每每于此分途焉。譬如君子义气如云，肝肠似铁，爵禄不移，威武不屈，设非天生，当不至此。贱妾虽闺娃不足齿，然粗知大义，略谙内仪，亦自负稟于天者，不过冥冥中若无作合，则日东月西，何缘相会？枘圆凿方，入于参差。乃相逢陌路，君即慷慨垂怜；至于患难周旋，妾亦冒嫌不惜。此中天意，已隐隐可知。然那时养病，心虽出于公，而事涉于私，故愿留而不敢留，欲亲而不敢亲。至于今日，父母有命，媒妁有言，事既公矣，而心之私犹未白，故已成而终不敢谓成，既合而犹不敢合者，盖欲操守名节之无愧君子也。此虽系自揆，而实成天之所成。君与妾既成天之所成，而天若转不相成，则天生君与妾，不既虚

乎，断不然也。但天心微妙，不易浅窥，君子但安俟之；天若鉴明，两心自表白也。即使终不表白，到底如斯，君与妾夫妇为名，友朋为实，而花朝夕月，乐此终身，亦未必非千秋佳话也。”铁中玉听了，喜动眉宇道：“夫人至论，茅塞顿开，使我铁中玉自今以后，但修人事，以俟天命，不敢复生疑虑矣。”

二人说话投机，先说过公子许多恶意，皆是引君入幕；后说过学士无限毒情，转是激将成功。正是：

合卺如何不合欢，合而不合合而安。

有人识得其中妙，始觉圣人名教宽。

只个铁中玉与冰心小姐，直饮得醺然，方才住手。侍妾送铁中玉到东边洞房中安歇；水小姐仍退归西阁。此一合而不合，有分教：

藤蔓重缠，丝萝再结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美人局歪厮缠实难领教

词曰：

脸儿粉白，眉儿黛绿，便道是佳人。不问红丝，未凭月老，强要结朱陈。岂知燕与莺儿别，相见不相亲。始之不纳，终之不乱，羞杀洞房春。

右调《少年游》

话说铁中玉与冰心小姐自成婚之后，虽不曾亲共枕衾，而一种亲爱悦慕之情，比亲共枕衾而更密。一住三日，并不出门。水尚书与铁都院探知，十分欢喜不提。

却说大夬侯与仇太监，俱受了过学士的谗言，一个要嫁，一个要娶，许多势利之举，都打点的停停当当，却听见铁中玉与冰心小姐已结了亲，便都大惊小怪，以为无法，只得叫人来回复过学士。过学士听见，心愈不服，暗想道：“我卑词屈礼，软软的求他一番，倒讨他一场没趣。我出面自呈，狠狠的参他一番，竟反替他成了大功。此气如何得出，此恨如何得消！今大夬侯与仇太监，指望夹吵得他不安，他又安安静静结了亲，此着棋又下虚了，却将奈何！”因差了许多精细家人，暗暗到水尚书铁都院两处，细细访他过失。

有人来说：“铁翰林不是娶水小姐来家，是就亲到水尚书家中去。”又有人来说：“铁翰林与水小姐虽说做亲，却原是

两房居住，尚未曾同床。”又有人来说：“铁翰林与冰心小姐恩爱甚深，一住三日，并不出门。”过学士听在肚里，甚费踌躇道：“既已结亲，为何不娶回家，转去就亲？既已合卺，为何又不同床？既不同床，为何又十分恩爱？殊不可详！莫非原为避大夬侯与仇太监两头亲事，做的圈套？我想圈套虽由他做，若果未同床，尚可离而为两。今要大夬侯去娶水小姐，他深处闺中，弄他出来，甚是费力。若铁翰林日日上朝，只须叫仇太监弄个手脚，哄了他家去，逼勒他与侄女儿结成亲，他这边若果未同床，便自然罢了。”算计停当，遂面拜仇太监，与他细细定计。仇太监满口应承道：“这不打紧，若是要谋害铁翰林的性命，便恐碍手碍脚，今但将侄女儿与他结亲，是件婚姻美事，就是明日皇爷得知了，也不怕他。老先生只管放心，这件事一大半关乎我学生身上，自然要做的妥贴。只是到那日，要老先生撞将来做个媒证，使他就到后来无说。”过学士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因见仇太监一力担承，满心欢喜，遂辞了回来，静听好音不提。正是：

邪谋不肯伏，奸人有余恶。

只道计万全，谁知都不着。

却说铁中玉为结婚告了十日假，这日假满要入朝。冰心小姐终是心灵，因说道：“过学士费了一番心机，设出大夬侯与仇太监两条计策，今你我虽不动声色，而默默谢绝，然他们的杀机尚未曾发，恐不肯便已。我想大夬侯虽说无赖，终属外庭臣子，尚碍官箴，不敢十分放肆，妾之强求可无虑矣。仇太监系宠幸内臣，焉知礼法？恐尚要胡为，相公入朝，不可不防。”铁中玉道：“夫人明烛几先，虑周意外，诚得奸人

之肺腑。但我视此辈腐鼠耳，何足畏也！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此辈何足畏？畏其近于朝廷，不可轻投也！”铁中玉听了连连点头道：“夫人教我良言，敢不留意。”因随众入朝。

朝罢，回到东华门外，恰好与仇太监撞着。铁中玉与他拱拱手就要别去，早被仇太监一把扯住道：“铁先生遇着得甚巧，正要差人到尊府来请。”铁中玉问道：“我学生虽与老公公同是朝廷臣子，却有内外之别，不知有何事见教？”仇太监道：“若是我学生之事，也不敢来烦渎铁先生，这是皇爷吩咐，恐怕铁先生推辞不得。”就要扯着铁中玉同上马上。铁中玉因说道：“就是圣上有旨，也要求老公公见教明白，以便奉旨行事。”仇太监道：“铁老先生，你也太多疑了，难道一个圣旨敢假传的？实对你说吧，皇爷有心爱的两轴画儿，闻知铁先生诗才最美，要你题一首在上面。”铁中玉道：“这画如今在哪里？”仇太监道：“现在我学生家里，故请回去题了，还要回旨。”

铁中玉因有冰心小姐之言，心虽防他，却听他口口圣旨，怎敢不去？只得上马并辔，同到他家。仇太监邀了入去，一面献茶，一面就吩咐备酒。铁中玉因辞道：“圣旨既有画要题，可请出来，以便应诏；至于盛意，断不敢领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我们太监家，虽不晓得文墨，看见铁先生这等翰苑高第，倒十分敬重，巴不得与你们吃杯酒儿，亲近亲近。若是无故请你，你也断不肯来。今日却喜借皇爷圣旨这个便儿，屈留你坐半日，也是缘法。铁先生，你也不必十分把我太监们看轻了！”铁中玉道：“内外虽分，同一臣也，怎敢看轻？但既有圣旨，就领盛意，也须先完正事。”仇太监笑了笑道：“铁老

先生，你莫要骗我。你若 完了正事，只怕就要走了。也罢，我有个处法：圣上是两轴画，我先请出一轴来，待铁先生 题了，略吃几杯酒，再题那一轴，岂不人情两尽？”

铁中玉只得应承。仇太监因邀入后厅楼下，叫孩子抬过一张书案来，摆列下文房四宝，自上 楼去，双手捧下一轴画来，放在案上，叫小太监展开与铁中玉看。铁中玉看见是名人画的一 幅磐口蜡梅图，十分精工，金装玉裹，果是大内之物。不敢怠慢，因磨墨舒毫，题了一首七 言律诗在上面。刚刚题完，外面报：“过学士来拜！”仇太监忙叫：“请进来。”不一时，过学士进来相见。仇太监就说道：“过老先生，你来得恰好。今日我学生奉皇爷圣旨，请铁 先生在此题画。我学生只道题诗在画上要半日工夫，因治一杯水酒，屈留他坐坐。不期铁先 生大才，拿起来就题完了。不知题些甚么，烦过老先生念与学生听，待我学生听明白些，也 好回旨。”过学士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因走近书案前，细细念与他听道：

恹恹低敛淡黄衫，紧抱孤芳未许探。

香口倦开檀半掩，芳心欲吐葩犹含。

一枝瘦去容仪病，几瓣攒来影带惭。

不是畏寒凝不放，要留春色占江南。

过学士念完，先自称赞不已道：“题得妙，题得妙！字字是蜡梅，字字是磐口，真足令翰苑 生辉！”仇太监听了，也自欢喜道：“过老先生称赞，自然是妙的了。”因叫人将画收开，摆上酒来。铁中玉道：“既是圣上还有一轴，何不请出来，一发题完了，再领盛情，便心安 了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我看铁先生大才，题画甚是容易，且请用一杯，润润笔看。”因邀入席。

原来翰林规矩，要分先后品级定坐席，过学士第一席，铁中玉第二席，仇太监第三席相陪。

饮过数巡，仇太监便开口道：“今日皇爷虽是一向知道铁先生义侠之人，不知才学如何，故要诏题此画。也因我学生有一美事，要与铁先生成就，故讨了此差来，求铁先生见允。今日实是天缘，刚刚凑着。”过学士假作不知道：“且请问老公公，有何事要成就铁兄？”仇太监道：“鼓不打不响，钟不撞不鸣，我学生既要成就这良姻缘，只得从实说了。我学生有个侄女儿，生得人物也要算做十全，更兼德性贤淑，今年正是十八岁了，一时拣择一个好对儿不出。今闻知铁先生青年高发，尚未曾毕婚，实实有个仰攀之意。前日朝回，撞见尊翁都宪公，道达此意，已蒙见允。昨日奏知皇爷，要求皇爷一道旨意，做个媒儿。皇爷因命我拿这两轴的梅花的画来与铁先生题，皇爷曾说梅与媒同音，就以题梅做了媒人吧，不必另降旨意，像他文人自然知道。今画已题了，不知铁先生知道么？”

铁中玉听了，已知道他的来历，转不着急，但说道：“蒙老公公厚情，本不当辞，只恨书生命薄，前已奠雁于水尚书之庭矣，岂能复居甥舍？”仇太监笑道：“这些事，铁先生不要瞒我，我都访得明明白白在这里了。前日你明做的把戏，不过为水家女儿不肯嫁与大夫侯，央你装个幌子，怎么认真哄起我学生来？”铁中玉道：“老公公此说，可谓奇谈。别事犹可假得的，这婚姻之事，乃人伦之首，名教攸关，怎说装个幌子？难道大礼既行，已交合讫，男又别娶，女又嫁人？”仇太监道：“既不打算别娶别嫁，为何父母在堂，不迎娶回来，

转去就亲？既已合卺，为何不同眠同卧，却又分居而住？”铁中玉道：“不迎归者，为水岳无子，不过暂慰其父女离别之怀耳。至所谓同眠不同眠，此乃闺阁私情，老公公何由而知？老公公身依日月，目击纲常，切不可信此无稽之言。”

仇太监道：“这些话是真是假，我学生也都不管，只是我已奏知皇爷，我这侄女定要嫁与铁先生的。铁先生却推脱不得！”铁中玉道：“不是推脱，只是从古到今，没个在朝礼义之臣，娶了一妻，又再娶一妻之理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我学生只嫁一妻与铁先生，谁要铁先生又娶一妻？”铁中玉道：“我学生只因已先娶一妻在前，故辞后者，若止老公公之一妻，又何辞焉。”仇太监道：“铁先生，娶妻的前后，不是这样论，娶到家的，方才算得前，若是外面的闲花野草，虽在前，倒要算做后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若是闲花野草，莫说论不得前后，连数也不足算。至于卿贰之家，遵父母之命，从媒妁之言，钟鼓琴瑟，以结丝萝，岂闲花野草之比？老公公失言矣。”仇太监道：“父母之命，既然要遵，难道皇爷之命，倒不要遵？莫非你家父母大似皇帝？”

铁中玉见仇太监说话苦缠，因说道：“这婚姻大礼，关乎国体，也不是我学生与老公公私自争论的。纵不敢奏朝廷，亦当请几位礼臣公议，看谁是谁非。”仇太监道：“这婚姻既要争前后，哪得工夫又去寻人理论？若要请礼臣，现前的过老先生，一位学士大人在此，难道不是个诗礼之臣？就请问一声便是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文章礼乐，总是一般，就请教过老先生也使得。”仇太监因问道：“过老先生，我学生与铁先生这些争论的言语，你是听得明明白白的了，谁是谁非，须

要求你公判一判，却不许党护同官。”

过学士道：“老公公与铁寅兄不问我学生，我学生也不敢多言；既承下问，怎敢党护？若论起婚姻的礼来，礼中又有礼，礼外又有礼，虽召诸廷臣，穷日夜之力，也论不能定。若据我学生愚见，窃闻王者制礼，又闻礼乐自天子出，既是圣上有命，则礼莫大于此矣。于此礼不遵，而泥古执今，不独失礼，竟可谓之不臣矣！”仇太监听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妙论！说得又痛快、又斩截，铁先生再没得说了！”因叫小太监满斟了一大杯酒，亲起身送到过学士面前，又深深打一恭道：“就烦过老先生为个媒儿，与我成就了这桩好事。”过学士忙接了酒，拱仇太监复了位，因回说道：“老公公既奏请过圣上，则拜老公公如命，为圣上之命也，我学生焉敢不领教？”一面饮干了酒，一面对铁中玉道：“老公公这段姻事，既是圣上有命，就是水天老与寅翁先有盟约，只怕也不敢争论了。铁寅翁料来推不脱，倒不如从直应承了吧，好叫大家欢喜。”

铁中玉听了，就要发作，因暗暗想道：“一来碍着他口口圣旨，不敢轻毁；二来碍着内臣是皇帝家人，不便动粗；三来恐身在内厅，一时走不出来。”正想提着过学士同走，是条出路，恐发话重了，惊走了他，转缓缓说道：“就是圣上有命，不敢不遵，也须回去禀明父母，择吉行聘，再没学生自己应承之理。”仇太监道：“铁先生莫要读得书多，弄做个腐儒。若是皇爷的旨意看得轻，不要遵，便凡事一听铁先生自专可也。若是皇爷的圣旨是违拗不得的，便当从权行事，不要拘泥，哪有这些迂阔的旧套子！恰好今朝正是个黄道吉日，酒席我学生已备了，乐人已在此伺候了，大媒又借重了过老先生，内

里有的是香闺绣阁，何不与舍侄女 竟成鸾俦凤侣，便完了一件百年的大事？若虑尊翁大人怪你不禀明，你说是皇爷的旨意，只得也罢了。若说没妆奁，我学生自当一一补上，决不敢少。”过学士又撝掇道：“此乃仇老 公公美意，铁寅兄若再推辞，便不近人情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要近情须先近礼，我学生今日 之来，非为婚姻，乃仇老公公传宣圣旨，命微臣题画。今画两轴，才题得一轴，是圣上的正 旨尚未遵完，怎么议及私事？且求老公公先请出那一轴画来，待学生应完了正旨，再及其余，也未为迟。”仇太监道：“这却甚好。只是这轴画甚大，即在楼上取下来，甚是费力，莫 若请铁先生就上面去题吧。”

铁中玉不知是计，因说道：“上下总是一般，但随老公公之便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既是这等，请铁先生再用一杯，好请上楼题画去，且完了一件，又完一件。”铁中玉听说，巴不得完了圣旨，便好寻脱身之路，因立起身来说道：“题画要紧，酒是不敢领了。”仇太监只得也 立起身来道：“既要题画，就请上楼。”因举手拱行。铁中玉因见过学士也立起身来，因说道：“过老先生也同上去看看。”过学士将要同行，忽被仇太监瞟了一眼，会了意，就改口道：“题画乃铁寅兄奉旨之事，我学生上去不便，候寅兄题过画下来做亲，学生便好效劳。”铁中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学生失陪有罪了。”说罢，竟被仇太监拱上楼来。正是：

鱼防香饵鸟防弓，失马何曾虑塞翁。

只道鸿飞天地外，谁知燕阻画楼东。

铁中玉被仇太监拱上楼来，脚还未曾立稳，仇太监早已

缩将下去，两个小内官，早已将两扇楼门紧紧闭上。铁中玉忙将楼中一看，只见满楼上俱悬红挂绿，结彩铺毡，装裹的竟是锦绣窝巢。楼正中列着一座锦屏，锦屏前坐着一个女子。那女子打扮得：

珠面金环宫样妆，朱唇海阔额山长。

阎王见惯浑闲事，吓杀刘郎与阮郎！

那女子看见铁中玉到了楼上，忙立起身来，叫众侍儿请过去相见。铁中玉急要回避，楼门已紧紧闭了。没奈何，只得随着众侍儿，走上前深深作了一揖。揖作完，就回过身子来立着。那女子自不开口，旁边一个半老的妇人代他说道：“铁爷既上楼来结亲，便是至亲骨肉，一家人不须害羞，请同小姐并坐不妨。”铁中玉道：“我本院是奉圣旨上楼来题画的，谁说结亲？”那妇人道：“皇爷要题的两轴画，俱在楼下，铁爷为何不遵旨在楼下题，却走上楼来？这楼上乃是小姐的卧楼，闲人岂容到此？”铁中玉道：“你家老公公用的计策妙是妙，只可惜加在我铁中玉身上，毫厘无用！”那妇人道：“铁爷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怎说没用？”铁中玉道：“你们此计，若诬我撞上楼来，我是你家老公公口称圣旨题画，哄上来的；况是青天白日，现有过学士在楼下为证，自诬不去。若以这等目所未见的美色来迷我，我铁翰林不独姓铁，连心身都是铁的，比那坐怀不乱的柳下惠、秉烛达旦的关云长，还硬挣三分。这些美人之计，如何有用！”

那女子不但不美，原是个惫赖之人，只因初见面，故装做羞羞涩涩，不便开言。后来偷眼看见铁翰林，水一般的年纪，粉一般的白面，皎皎洁洁，倒像一个美人，十分动火。又

听见他说美人计没用，便着了急，忍不住大怒道：“这官人说话，也太无礼！我的虽是宦官人家，若论职分也不小。我是他侄女儿，也要算做个小姐。今日奏明皇爷嫁你，也是一团好意，怎么说是用美人之计？怎么又说没用？既说没用，我们内臣家没甚名节，拚着一个不认羞，就与你做一处，看是有用没用！”因吩咐众侍妾道：“快与我拖将过来。”众侍妾应了一声，便一齐上前说道：“铁爷听见么，快快过去，陪个小心吧，免得我们罗唆！”铁中玉听见，又好恼又好笑，只不做声。众侍妾看见铁翰林不做声，又见女子发急，只得奔上前，你推一把，我扯一把，夹七夹八的乱嘈。铁中玉欲要认真动手，却又见是一班女子，反恐装村，只得忍耐，因暗想道：“俗语说‘山鬼之伎俩有限，老僧之不睹不闻无穷。’只不理他们便了。”因移了一张椅子，远远的坐下，任众侍妾言言语语，他只默然不睬。正是：

刚到无加柔至矣，柔而不屈是真刚。

若思何物刚柔并，惟有人间流水当。

铁中玉正被众侍妾罗唆，忽仇太监从后楼转出来，一面将众侍妾喝退道：“贵人面前，怎敢如此放肆！”一面就对铁中玉道：“铁先生这段婚姻，已做到这个田地，料想也推辞不得，不如早早顺从了吧。也免得彼此失了和气。”铁中玉道：“非是学生不从，于礼不可也。”仇太监道：“怎么不可？”铁中玉道：“老公公不看见《会典》上有一款：‘外臣不许与内臣交结。’交结且不可，何况联婚？”仇太监道：“这是旧制，旧制既要遵，难道皇爷的新命倒不要遵？”铁中玉道：“就是要遵，也须明奏了圣旨，谢过恩，然后遵行。今圣旨不知何

处，恩又不曾谢，便要草草结亲，这是断乎不可，望老公公原谅。”二人正在楼上争论，忽两个小太监慌慌忙忙跑将来，将仇太监请了下去。

原来是侯总兵边关上又招降了许多敌人，又收了许多进贡的宝物，亲解来京朝见，蒙圣上赐宴。因前保举是铁中玉，故有旨召翰林铁中玉陪宴。侍宴官得了旨，忙到铁衙来召，闻知被仇太监邀了去，只得赶到仇太监家里来寻。看见铁翰林跟随的长班并马，俱在门前伺候，遂忙禀仇太监要人。仇太监出来见了，闻知是这些缘故，与过学士两个气得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话都说不出来。侍宴官又连连催促。仇太监无可奈何，只得叫人开了楼门，放他下来。

铁中玉下便下来，还不知是甚么缘故，因见侍宴官与长班禀明，方才晓得。又见侍宴官催促，就要辞出。仇太监满肚皮不快活，因说道：“陪宴固是圣旨，题画也是圣旨，怎么两轴只题一轴？明日圣上见罪，莫怪我不早说话。”铁中玉道：“我学生多时催题，老公公匿画不出，叫学生题甚么？”原来这轴画原在楼下，因要骗铁中玉上楼，故不取出；及骗得铁中玉上楼，便将这轴画好好的铺在案上，好入他的罪。今听见铁中玉说匿画不出，因用手指着道：“现放在书案上，你自不奉旨题写，却转说匿画，幸有过老先生在此做个见证。”铁中玉见画在案上，便不多言，因走近前，展开一看，却画的是一枝半红半白的梅花，与前边的磬口蜡梅，又不相同。便磨墨濡毫要题。侍宴官见铁中玉要题画，因连连催促道：“题诗要费工夫，侯总爷已将到，恐去迟了。”铁中玉道：“不打紧。”因纵笔一挥，挥完掷笔，将手与过学士一拱道：“不能

奉陪了。”竟往外走。仇太监只得送他出门上马而去。正是：

孤行不畏全凭胆，冷脸骄人要有才。

胆似子龙重出世，才如李白再生来。

仇太监送了铁中玉去后，复走进来，叫过学士将此画题的诗，念与他听。过学士因念道：

一梅忽作两重芳，仔细看来觉异常。

认作红颜饶雪色，欲悉白面带霞光。

莫非浅醉微添晕，敢是初醒薄晓妆。

休怪题诗难下笔，枝头春色费商量。

过学士念完，仇太监虽不深知其妙，但见其一下笔敏捷，也就惊倒。因算计道：“这小畜生 有如此才笔，那水小姐闻知也是个才女，怎肯放他？”过学士道：“他不放他，我学生如何又肯放他？只得将他私邀养病之事，央一个敢言的诉当道，上他一本，使他必不成全，方遂我意。”只因这一算，有分教：

镜愈磨愈亮，泉越汲越清。

不知过学士央谁人上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

察出隐情方表人情真义侠

诗曰：

美恶由来看面皮，谁从心性辨妍媸？

个中冷暖身难问，此际酸甜舌不知。

想是做成终日梦，莫须猜出一团疑。

愿君细细加明察，名教风流信有之。

话说过学士与仇太监算计，借题画的圣旨，将铁中玉骗到楼上与侄女结亲，以为十分得计，不期又被圣旨召去，陪侯总兵之宴，将一场好事打破了。二人不胜懊恼，重思妙计。过学士想道：“他与水小姐虽传说未曾同床，然结亲的名声，人已尽知。今要他另娶另嫁，似觉费力。莫若只就他旧日到水家去养病的事体，装点做私情，央一个有风力的御史，参他一本，说是先奸后娶，有污名教。再求老公公在内中弄个手脚，批准礼部行查。再等我到历城县叫县尊查他养病的旧事，出个揭帖，两下夹攻，他自然怕丑要离异。”仇太监道：“等他离异了，我再请旨意与他结亲，难道又好推辞？”二人算计停当，便暗暗行事不提。正是：

试问妒何为，总是心肠坏。

明将好事磨，暗暗称奇怪。

却说铁中玉幸亏圣旨召去陪侯总兵之宴，方得脱身。归

家与父亲细说此事。铁都院因说道：“你与水小姐既结丝萝，名分已定，我想就是终身不同房，也说不得不是夫妇了。为何不娶了来家，完结一案，却合而不合，惹人猜疑？仇太监之事，若不是侥幸遇了圣旨，还要与他苦结冤家，甚是无谓。你宜速与媳妇商量，早早归正，以绝觊觎。”

铁中玉领了父命，因到水家来见冰心小姐，将父亲的言语，一一说了。冰心小姐道：“妾非不知，既事君子，何惜亲抱衾裯？但养病一事，涉于暧昧嫌疑，尚未曾表白。适君又在盛名之下，谗妒俱多，妾又居众臆之地，指摘不少。若贪旦夕之欢，不留可白之身，以为表白之地，则是终身无可白之时矣，岂智者所为？”铁中玉道：“夫人之虑，自是名节大端，卑人非不知，但恐迁延多事，无以慰父母之心。”冰心小姐道：“所防生衅者，并无他人，不过过氏父子耳。彼见君与妾之事已谐矣，其急谗急妒，当不俟终日。若要早慰公婆，不妨百辆于归，再结花烛。但衾枕之荐，尚望君子少宽其期，以为名教光。”铁中玉见冰心小姐肯嫁过去，满心欢喜道：“夫人斟情酌理，两得其中，敢不如命！”因告知父母，又禀知岳翁。又请钦太监，择了个大吉之日，重请了满朝亲友，共庆喜事。外人尽道结亲，二人实未曾合卺。正是：

尽道春来日，花无不吐时。

谁知金屋里，深护牡丹枝。

铁中玉与冰心小姐重结花烛，过学士打听得知，心下一发着急，因行了些贿赂，买出一个相好的御史，姓万名谔，叫他参劾铁翰林一本。那万谔得了贿赂，果草了一道本章，奏上道：

陕西道监察御史臣万谔，奏为婚姻暧昧，名教有乖，恳恩察明归正，以培风化事：

窃惟人伦有五，夫妇为先；大礼三千，婚姻最重。故男女授受不亲，家庭内外有别。此王制也，此古礼也。庶民寒族，犹知奉行，从未有卿贰之家，寡女孤男，而无媒妁处一室，以乱婚姻于始；更未有朝廷之士，司马宪臣，而有故污联两姓，以乱婚姻于终，如水居一之父女，铁英之父子者也。臣职司言路，凡有所见所闻，皆当入告。

臣前过通衢，偶见有百辆迎亲者；迎亲乃伦礼之常，何足为异？所可异者，鼓乐迎来，而指视哗笑者满于路；轩车迎过，而议论嗟叹者夹于道。臣见之不胜惊骇。因问为谁氏婚，乃知为翰林铁中玉娶尚书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也。再细详其哗笑嗟叹之故，乃知铁中玉曾先养病于水冰心之家，而孤男寡女，并处一室，不无暧昧之情；今父母徇私，招摇道路，而纵成之，实有伤于名教。故臣闻之，愈加惊骇而不敢不入告也。

夫婚姻者，百礼之首，婚姻不正，则他礼难稽；臣子者，庶民之标，臣子蒙羞，则庶民安问？伏乞陛下念婚姻为风化大关，纲常重典，敕下礼臣，移文该省，行查铁中玉、水冰心当日果否有养病之事，并暧昧等情，一一报部。如果臣言不谬，仰恳援辜定罪，归正判离，必多露之私有所戒，则名教不伤，有裨于关雎之化者不浅矣。因事陈情，不胜待命之至。

万御史本到了阁中，阁臣商量道：“闺中往事，何足为凭？

道路风闻，难称实据。”就要作罢了。当不得仇太监再三来说道：“这事大有关系，怎么不行？”阁臣没奈何，只得标个“该部知道”。仇太监看了不中意，候本送到御前，就关会秉笔太监检出本来与天子自看。天子看了，因说道：“铁中玉一个男人，怎么养病于水冰心女子之家？必有缘故。”因御批个“着礼部查明复奏。”

令下之日，铁中玉与水冰心再结花烛已数日矣。一时报到，铁都院吃了一惊，忙走进内堂，与儿子、媳妇商量道：“这万谔与你何仇，上此一本？”铁中玉道：“此非万谔之意，乃过学士之意。孩儿与媳妇早已料定，必有此举，故守身以待之，今果然矣！”铁都院道：“他既参你，你也须辩一本。”铁中玉道：“辩本自要上了，但此时尚早，且待他行查回来复本时，再辩也不迟。”铁都院道：“迟是不迟，只是闻人参己，从无一个不辩之理；若是不辩，人只疑情真，罪当无可辩也。”铁中玉道：“他若参孩儿官箴职守，有甚差池，事关朝廷，便不得不辩他。今参的是孩儿在山东养病之事，必待行查而后明。若是查明了其中委曲，可以无辩；若是不明，孩儿就其不明处方可置辩。此时叫孩儿从哪里辩起？”铁都院听了沉吟道：“这也说得是。此万谔是我的属官，怎敢参我，我须气他不过！”铁中玉道：“大人不必气他，自作应须自受耳。”铁都院见儿子如此说，只得暂且放开。正是：

闲时先虑事，事到便从容。

谤至心原白，羞来面不红。

按下铁都院父子商量不提。

且说礼部接了行查的旨意，不敢怠慢，随即回来，着山

东巡抚去查。过学士见部里文书行了去，恐下面不照应，忙写了一封书与历城县新县尊，求他用情。又写信与儿子，叫他暗暗行些贿赂，要他在回文中，将无作有，的确确，做得安安稳稳，不可迟滞。过公子得了父亲的家信，知道万谔参铁中玉之事，欢喜不尽，趁部文未到，先备了百金，并过学士的亲笔书来见县尊。

你道这县尊是谁？原来就是铁中玉打入养闲堂，救出他妻子来的韦佩。因他苦志读书，也就与铁中玉同榜中联捷，中了一个三甲进士。鲍知县行取去后，恰恰点选了他来做知县。这日接着过公子的百金，并过学士的书，拆开一看，乃知是有旨行查铁中玉在水家养病之事，叫他装点私情，必致其罪。韦佩看了，暗暗吃惊道：“原来正是我之恩人也，却怎生区处？”又想想道：“此事正好报恩，但不可与过公子说明，使他防范。”转将礼物都收下，好好应承。过公子以为得计，不胜欢喜而去。

韦知县因叫众吏到面前，细细访问道：“铁翰林怎生到水小姐家养病？”方知是过公子抢劫谋害起的祸根。水小姐知恩报恩，所以留他养病。韦知县又问道：“这水小姐与铁翰林同是少年，接去养病，可闻知有甚私事？”众书吏道：“他闺阁中事，外人哪里得知？只因前任的鲍老爷，也因狐疑不决，差了一个心腹门子，叫做单祐，半夜里潜伏在水府窥看，方知这铁爷与水小姐冰清玉洁，毫不相犯。故鲍老爷后来敬这铁爷就如神明。”韦知县听了，也自欢喜道：“原来铁翰林不独义侠过人，而又不欺暗室，如此真可敬也。既移文来查，我若不能为他表白一番，是负知己也。”因暗暗将单祐唤了藏

在身边，又唤了长寿院的住持独修和尚，问他用的是甚么毒药。独修道：“并非毒药，过公子恐铁爷吃毒药死了，明日有形骸可验，但叫用大黄、巴豆将他泄倒了是实。”

韦知县问明口词，候了四五日，抚院的文书方到，下来行查。韦知县便遂将前后事情，细细 详明，申详上去。抚按因是行查回事，不便扳驳回得，就据申详，做成回文，回复部里。部里看了回文，见历城县的申详，竟说是铁中玉是个祥麟威凤，水小姐不啻玉洁冰清，其中起衅生端，皆是过公子之罪。部里受了过学士之嘱，原要照回文加罪铁中玉，今见回文赞不绝口，转 弄得没法，只得暗暗请过学士去看。过学士看了，急得怒气冲天，因大骂韦佩道：“他是一个新进的小畜生，我写书送礼嘱托他，他倒转为他表彰节行。为他表彰节行也罢，还将罪过 归于我的儿子身上。这等可恶，断断放他不过！”因求部里，且将回文暂停，又来见万御史，要他参韦知县新任不知旧事，受贿妄言，请旨拿问，其养病实情，伏乞批下抚按，再行严 查报部。

仇太监内里有力，不两日已批准下来，报到山东，巡抚见了，唤韦知县去吩咐道：“你也太 认真了。此过学士既有书与你，纵不忍诬枉铁翰林，为他表彰明白，使彼此无伤，也可谓尽情了，何必又将过公子说坏，触他之怒？他叫人奏请来拿你，叫本院也无法与你挽回。”韦知县道：“这原不是知县认真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因访问得合郡人役，众口一词，凿凿有据，只得据实申详。也非为铁翰林表白，亦非有意将过公子说坏。盖查得铁中玉与水冰心养病情由，实因过其祖而起，不得不详其始末也。倘隐匿不申，或为他人所参，则罪

何所辞？”巡抚笑道：“隐匿纵有罪，尚不知何时，不隐匿之罪，今已临身矣。”韦知县道：“不隐匿而获罪，则罪非其罪，尚可辩也；隐匿而纵不获罪，则罪为真罪，无所逃矣。故不敢偷安一时，贻祸异日。”巡抚道：“你中一个进士也不容易，亦不必如此固执。莫若另做一道申详，本院好与你挽回。”韦知县道：“事实如此，而委曲之，是欺公了。欺公即欺君了，知县不敢。”巡抚道：“你既是这等慷慨，有旨拿问，我也不遣人送你，你须速速进京辩罪。”韦知县听了，忙打一恭道：“是，是。”因将县印解了下来，交与巡抚，竟自回县，暗暗带了单祐与独修和尚，并过学士的书信与礼物，收拾起身进京。正是：

不增不减不繁文，始末根由据实闻。

看去无非为朋友，算来原是不欺君。

韦知县到了京中，因有罪不敢朝见，随即到刑部听候审问。刑部见人已拿到，不敢久停，只得坐堂审问道：“这铁中玉与水冰心养病之事，是在你未任之前，你何所据，而申详得他二人冰清玉洁？莫非有受贿赂情由？”韦知县道：“知县虽受任在后，而前任之事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以事在前而推诿？若果事在隐微，无人知觉，谢曰不知，犹可无罪。乃一询书吏，而众口一词，喧传其事，以为美谈。知县明知之，而以为前任事，谢曰不知，则所称知县者，知何事也？”刑部道：“行查者铁中玉、水冰心之事，而波及过其祖何也？”韦知县道：“事有根因，不揣其本，难齐其末。盖水冰心之移铁中玉养病者，实感铁中玉于县堂救其抢劫生还，而怜其转自陷于死地也。水冰心之被抢劫至县堂者，实过其祖假传圣旨，

强娶而然也。铁中玉之至县堂者，实由过其祖抢劫水冰心，适相值于道，而争哄以至也。过其祖无抢劫水冰心之事，则铁中玉路人，何由而救水冰心？使铁中玉不救水冰心，则过其祖与铁中玉风马牛也，何故而毒铁中玉？使过其祖不毒铁中玉，则水冰心闺女也，安肯冒嫌疑而移铁中玉于家养病哉？原如此，委如此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不以实报？”刑部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只是铁中玉在水冰心家养病，乃暧昧之事，该县何以知其无私，其中莫非受贿？”韦知县道：“知县后任原不知，奉命行查，乃知前任知县鲍梓，曾遣亲信门役单祐，前往窥觑，始知二人为不欺暗室之伟男儿、奇女子也。风化所关，安敢不为表白？若曰行贿，过学士书一封，过其祖百金现在，知县不敢隐匿，谨当堂交纳，望上呈御览。”

刑部原受过学士之托，要加罪韦知县，今被韦知县将前后事并书、贿和盘托出，一时没法，只得吩咐道：“既有这些委曲，你且出去候旨。”韦知县方打一拱退出。正是：

丑人不自思，专要出人丑。

及至弄出来，丑还自家有。

韦知县退去不提。

却说刑部审问过，见耳目昭彰，料难隐瞒，十分为过学士不安，只得会同礼臣复奏一本。天子看见道：“原来铁中玉养病于水冰心家，有这许多缘故，知恩报恩，这也怪他不得。”又看到二人不欺暗室，因说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又是一个鲁男子了，诚可嘉也！”秉笔太监受了仇太监之托，因毁谤道：“此不过是县臣粉饰之言，未必实实如此。若果真有此事，则铁中玉、水冰心并其父母，闻旨久矣，岂不自表？何以至今默

默？若果当日如此不苟，则后来又何以结为夫妇？只怕还有欺蔽。”天子听了，沉吟不语，因批旨道：“铁中玉与水冰心昔日养病始末，水居一与铁英后来结亲缘由，外臣毁誉不一，俱着各自据实奏闻。过其祖曾否求亲水氏，亦着过隆栋奏闻，候旨定夺。”

圣旨下了，报到各家，铁、水二家，于心无愧，都各安然上本复旨。转是过学士不胜懊悔道：“只指望算计他人，谁知反牵连到自己身上了！”他欲待不认，遣成奇到边上去求，已有形迹；欲待认了，又怕儿子强娶之事，愈加实了。再三与心腹商量，只得认自己求亲是有的，儿子求亲是无的。因上疏复旨道：

左春坊学士臣过隆栋谨奏，为遵旨复奏事：

窃以初求窈窕，原思光宠漭砀；后知狐媚，岂复联鸶萝？臣官坊待罪，忝为朝廷侍从之臣。有子诗礼修身，亦辱叨翰苑文章之士，年当成立，愿有室家。臣一时昏聩，妄采虚声，误闻才慧，曾于某年月日，遣人于边廷戍所，求聘同乡水居一之女水冰心，欲以为儿妇。不意既往求之后，叠有秽闻，故中道而掩耳。不识县臣以今之耳目，何所闻见，遽证往日之是非，而且过毁臣子以强娶之名？夫既强娶，则水冰心宜谐琴瑟于微臣之室矣，何复称红拂之奔，以为识英雄于贫贱也？窃所不解。蒙圣恩下察，谨据实奏闻，仰祈天鉴，勿使魴鰈，辱加麟凤，则名教有光，而风化无伤矣。不胜待命之至！

过学士本上了，铁中玉只得也上一本道：

翰林院编修臣铁中玉谨奏，为遵旨陈情事：

窃以家庭小节，岂敢辱九五万乘之观；儿女下情，何幸回万里上天之听。纶音遽来，足征风化之不遗；暗室是询，具见纲常之为重。既蒙昭昭下鉴，敢不琐琐以陈？

臣于某年月日，遵父命游学山东，意在思得真传，一切公务都损，何心人间闲事？不意将至历城县前，突被拥挤多人，奔冲欲倒；因而争闹至县，始知为过学士隆栋之子过其祖，抢劫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以为婚之所致也。臣见之不觉大怒，以为婚姻嘉礼，岂可抢劫而成？县官迫于不义者，助桀为虐，因纵水冰心而归。臣于此时，实不知过其祖为何人，而水冰心为何人也，不过路见不平，聊为一削之，何尝知恩于何人，而仇于何人也？孰知仇者竟至毒臣于死，而恩者遂至救臣于生也？臣时陷身于此中，而两不知也。既臣始知其死臣者为过其祖，生臣者为水冰心也。死臣者情虽毒，然臣未死，可置勿问。既知生臣者为水冰心，而后细察水冰心之为人，始知水冰心冒嫌疑而不讳，为义女子也；也奇计而不测，为智女子也；任医药而不辞，为仁女子也；分内外而不苟，为礼女子也；言始终而不负，为信女子也。臣感之敬之，尚恐不足报万一，何敢复有室家之想哉？

今之所为室家者，迫于父命也，岳命也。父命只知尊常经，求淑配，不知臣前已之遇，出于后；岳命，盖感臣保侯孝而得白其冤，因思结好，不知水冰心前且行权，后难经正。然屡辞而终弗获辞者，盖岳父误认臣为君子，而臣父深知水冰心为淑女，而彼此不忍失好速也。故执大义，而百辆迎来，不复问其触避嫌之小节矣。虽

然两番花烛，止有虚名，聊以遂父母之心；而二姓之欢，尚未实结，不欲伤廉耻之性。此系家庭小节，儿女下情，本不当渎奏，今蒙圣恩下采，谨具实奏闻，不胜悚惶待命之至！

铁中玉本上了，水冰心也上一本道：

翰林院编修铁中玉妻水冰心谨奏，为遵旨陈情事：

窃以黄金以久炼为刚，白璧以不玷为洁。臣妾痛生不辰，幼失慈母，严父又适违功令，待罪边戍；茕茕寡居，孤守家庭，自应闭户饮泣，岂敢妄思婚姻？不意祸遭同乡学士过隆栋之子过其祖，窥臣妾孤孀，欲思吞占，百计邪诱，臣妾俱正言拒绝。詎意圣世明时，恶胆如天，竟倚父岩岩之势，蜂拥多人，假传圣旨，打入内室，抢劫臣妾而去。臣妾于此时，身如叶而命如鸡，名教不可援，而王法不可问，自惟一死。幸值铁中玉游学山东，恰遇强暴，目击狂荡，感愤不平，因义激县主，救妾生还。当此之际，不过青天霹雳，自发其声，何尝为妾施恩，而望妾之报也？乃恶人阳知阳抗理屈，而阴谋施毒，遂令铁中玉待毙于寺僧之手，而万无生机。而臣妾既受其恩，苟非豺虎，安忍坐待其死，而不一为手援也？因用计移归，而求医调治。此虽非女子所宜出，然势在垂危，行权解厄，或亦仁智所不废也。

臣妾敢冒嫌疑而为之者，自视此心无愧，而此身无玷也。若陌路于始，而婚姻于终，则身心何以自白？故后妾父水居一感铁中玉之贤，而欲以臣妾侍巾栉，而屡命屡辞者，以此也。即父命难违，自如今已谐花烛，而

两心犹惕惕不安。必异室而居者，亦以此也。此非矫情也，亦非沽名也，正以炼黄金之刚，而保白璧之洁也。

至于过其祖强娶之事，抢动之后，又勒按臣行牌而迫婚，又至戎所而逼臣父允嫁，真可谓强横之甚者矣，及今事已不谐，而又买嘱言路，妄渎宸聪，尤可谓父子济恶而不知自悔者也。国法廷争，恩威上出，臣妾何敢仰渎？蒙恩诏奏，谨据实以闻，不胜待命之至！

水冰心之本上了，铁都院也上一本道：

都察院副都御史臣铁英谨奏，为遵旨陈情事：

臣闻结婚以遵父命为正，择妇以得淑女为贤。择妇既贤，婚姻既正，则伦常无愧，而风化有光矣，人言何恤焉！臣待罪副都，官居表率，凡有不正，皆当正之，岂有为子求妇，而不择端庄贤淑，以自贻讥者也？

臣有子中玉，滥厕词林，颇知礼义，臣为择妇亦已久矣，而不获宜家，宁虚中馈。近闻兵部尚书水居一，有女水冰心，幽闲自足，莫窥声色，而窈窕日闻，才智过人，孤处深闺，而能御强暴，臣屡欲遣子秣驹而无媒。今幸水居一赦还，为怜才貌，适欲坦臣子于东床，两有同心，因而结褵，此两父母之正命也，遑恤其他？

乃臣子中玉，则以为养病之往嫌为辞。臣细询之，始知公庭遭变，义气之所为；闺阁救人，仁心之所激。小人谓之暧昧，正君子谓之光明者也。不独无嫌，实为有敬。故三星启户，不听儿女之言；百辆迎归，竟行父母之命。彼二人虽外从公议，而内尚痴守私贞。此儿女之隐，为父母者不问之矣。

至于人之吹求，或亦谋婚不遂，而肆为讥谤，自难逃明主之深鉴，臣何敢多置喙焉？蒙恩诏 奏，谨据实以闻，不胜惶悚待命之至！

铁都院之本上了，水尚书也上一本道：

兵部尚书臣水居一谨奏，为自陈下情事：

窃闻婚姻谓之嘉礼，安可势求？琴瑟贵乎和谐，岂宜强娶？《诗》云辗转反侧，犹恐不遂其求。何况多人抢劫，有如强盗；高位挟持，无复礼义。宜之子之誓死不从，而褰裳远避也。

臣不幸妻亡无子，仅生弱女，拟作后人。虽不敢自称窈窕，谓之淑人，然四德三从，颇亦闻之有素；安忍当罪父边庭遣戍之日，而竟作无媒自嫁之人之理者也！乃过其祖一味冥顽，百般强横，不复思维，竟行劫夺。一买伏莽汉，劫之于南庄，二假传赦诏，劫之于臣家，三鸿张虎噬，劫之以御史之威。可谓作恶至矣！

若臣女无才，陷于虎口，几乎不免矣。此犹曰纨绔膏粱之习，奈何过隆栋为朝廷重臣，以诗礼侍从朝廷，乃溺爱不明，竟以赫赫岩岩之势，公然逼臣于戍所。臣若一念畏死，而苟合婚姻，则名教扫地矣。因思臣一身一女之事小，而纲常名教之事大，故正色拒之，因触其怒，而疏请斩臣矣。

孰知侯孝功成，请斩臣正所以请赦臣也。又买嘱言官，以为诬蔑之图；又孰知诬蔑臣女者，正所以表彰臣女也。至所以表彰臣女，疏中已悉，臣不敢复赘渎圣聪。然过隆栋父子之为恶，可谓至矣。蒙恩诏奏，谨据实上闻，

伏乞加察，而定罪焉。不胜激切待命之至！

五本一齐奏上。只因这一奏，有分教：

大廷吐色，屋漏生光。

不知天子如何降旨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

验明完璧始成名教终好逑

词曰：

工虞水火盈廷跻，非不陈诗说礼。若要敦伦明理，毕竟归天子。圣聪一察谗言止，节义始知有此。漫道稗官野史，隐括《春秋》旨。

右调《桃源忆故人》

话说铁英父子、水居一父女，并过学士五道本，一齐上了，天子看了，因御便殿召阁臣问道：“这事各奏具在，还当如何处分？”阁臣奏道：“今五奏看来，这过其祖强娶水冰心，以致铁中玉养病情由，似实实有之，不容辩矣。但强娶而实未娶，谋死而尚未死，似可从宽。如铁中玉犯难救水冰心之祸，而自受祸几不免，应是侠肠；水冰心感恩移铁中玉养病，冒嫌疑而不惜，似为义举。然一为孤男，一为寡女，同居共宅，正贞淫莫辨之时，倘暧昧涉私，则前之义侠，皆付流水。若果如县臣所称，窥探而无欺暗室，则又擅千古风化之美，而流一时名教之光者也。臣等远无灼见之明，故前下行查之命。行查若此，似无可议。但县臣后任，只系耳闻，未经身历，不足服观听之心，一时难以定罪。伏望陛下降旨，着旧任县臣，将前事一一奏闻，庶清浊分而彰瘡有所公矣。”

天子点首称善，因降旨道：“着旧历城县知县，将铁中玉

养病情由，据实奏明，不许隐匿诬罔，钦此。”圣旨下了，顿时就传旨。原来前知县鲍梓行取到京，已钦选北直隶监察御史，此时正出巡真定府。见了报，知道铁中玉与水冰心已结了亲，因万谔疏参，故有此命，因满心欢喜道：“铁翰林这头亲事，我原许与他成就，只因受了此职，东西奔走，竟未践前言，时时在念。近闻他已遵父命，结成此亲，我心甚喜。不期今日又有圣旨，命我奏明，正好完我前日之愿。因详细复了一本道：

直隶监察御史臣鲍梓谨奏，为遵旨回奏事：

窃以义莫义于救人于危，侠莫侠于临事不畏，贞莫贞于暗室不欺，烈莫烈于无媒不受。臣于某年月日，蒙恩选知历城县事，臣虽不才，莅任之后，每留心名教，以扬朝廷风化之美。

适值学士过隆栋有子过其祖，闻兵部侍郎今升尚书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之美，授聘为妻，托府臣命为媒。时臣为属官，不敢逆府臣之命。时水居一被谪，因见水居一之弟水运，道达府臣与过其祖求其侄女水冰心之意。水运言之水冰心者再四，始邀其允。凡民间允亲，以庚帖为主。水运既允，因送庚帖于过宅。孰知水冰心正女也，无父命焉敢自嫁？为叔水运催逼甚急，水冰心又智女也，因将水运亲女之庚帖以为庚帖，而水运愚不知也。及至于归，水冰心执庚帖非是，不往，而水运事急，因以亲女往焉。过其祖以误受帖，不能有言。此水冰心一戏过其祖者也。

既而过其祖情不能甘，暗改庚帖，以朝期为召，欲

邀水冰心会亲而劫者。焉孰知水冰心侠女之俏胆泼天，偏许其往，使其遍请贵戚，大设绮筵；又偏肩舆及门，又使其鹄跃于庭，以为得计；然后借鼓声之音，以发其奸状，突然而返，追之不及。此水冰心二戏过其祖者也。

过其祖心愈恨而谋愈急，因访知水冰心秋祭于南庄，便伏多人于野，以为抢劫之计。孰知水冰心奇女也，偏盛其驺舆，招摇而往，招摇而还，以为抢劫之标。及其抢劫而归，众诸亲为荣观焉，乃启轿而空无人，惟大小石块，一黄袱而已，于时喧传以为笑。此水冰心三戏过其祖者也。

过其祖受此三戏，其情愈迫，因假写水居一复职之报条，遣多人口称圣旨往报焉。水冰心闻有圣旨，不敢不出，因堕其术中，而群劫之往。孰知水冰心烈女也，暗携利刃，往而欲刺焉。适铁中玉游学至此，无心恰遇之，怪其唐突，而相哄于道，同结至县堂而告臣。臣问出其故，因叱散众人，而送水冰心归，欲彼此相安于无事也。

不意过其祖快快焉，不得于水，欲甘心于铁焉。因授计寺僧，而铁中玉病危矣。铁中玉病危，铁中玉不自知，幸水冰心仁女也，感其救己之恩，而不忍坐视其死，因秘计而移之归，迎医而理其病，且冒嫌疑，而不惜犯物议而安焉。非青天为身，白日为心，不敢也。过其祖闻而愈怒焉，因以暧昧污辱之，欲令臣正名教罪之，宣风化惩之。待臣罪一县，则一县之名教风化，实在其职，臣何敢不问？但思同此男女之情态，淫从此出，贞亦从此出也，又何敢不见不闻尽坐以小人哉？万不得已，因

遣善窥探门役单祐，潜往窥探之，始知铁中玉君子也，水冰心淑女也，隔帘以见，不以冥冥废礼；异席分饮，又不以矫矫废情。谈者道义，论者经权。言事则若山，不至过于良友；论理则迎机，不啻明师。并无半语及私，一言不慎。且彼此归感而有喜心，内外交言而无愧色。诚古今之名教之后而合正者也。

臣闻见之，不胜欢羨。因思白璧不易成双，明珠应难获对，天既生铁中玉之义男儿，天复生水冰心之侠女子，夫岂无意！臣因就天意思之，非铁中玉而水冰心无夫，非水冰心而铁中玉无妇矣。故以媒自任，而往见铁中玉，劝其结朱陈之好，以为名教光。孰知铁中玉正以持己，礼以洁身，闻臣言怒以为污辱，已肆曲而行，竟不俟驾。其磨不磷、涅不淄，豪杰之士也。臣即欲上闻，因臣职卑，必欲转详转申，最为多事；而正不料天意果不虚生，后复因铁中玉力保侯孝之事，水居一由此赦还，因而缔结朱陈。此虽人事，实天意成全，臣闻知不胜欣快，以为良缘佳偶，大为名教吐色。

不意御史万谔，不知始末详细，误加参劾，致蒙圣恩下询往事，正遂夙心。臣不胜雀跃，谨将前事，据实一一奏闻。揆之于义，义莫义于此矣；按之于侠，侠莫侠于此矣；考之贞烈，贞烈莫过于此矣。

伏乞圣明鉴察，特加旌异，以为圣世名教风化之光，臣无任感激待命之至。

鲍梓本上了，天子览过，龙颜大悦道：“原来水冰心有如许妙用，真奇女子也；铁中玉又能不欺暗室，真是天生佳偶，

言官安得妄奏!”就要降旨褒美。当不得仇太监通了秉笔的太监，要他党护。秉笔太监因乘间奏道：“铁中玉与水冰心同居一室，此贞淫大关头也。今止凭鲍梓遣下役单祐一窥，即加褒美，设有奸诡情出，岂不辱及朝廷？且奴婢看铁中玉与水冰心，自上本内说的话，大有可疑。”天子道：“有何可疑？”秉笔太监道：“铁中玉本上说：‘两番花烛，止有虚名，二姓之欢，尚未实结。’水冰心本上说：‘于今已谐花烛，而两心犹惕惕不安，必异室而居者，正以炼黄金之刚，而保白璧之洁也。’据他二人自夸之言看来，则今日水冰心犹处子也，恐无此理。倘今日之自夸过甚，则前日之誉言，未免不失情也。伏乞皇爷再加详察。”天子道：“既如此，可将铁中玉、水冰心并诸臣，限明日午朝俱召至便殿，待朕亲问。”

秉笔承旨，传与阁臣，阁臣即传与外廷。众臣闻了，谁敢不遵？因于次日午朝，齐齐集于便殿。正是：

白日方垂照，浮云忽蔽焉。

岂知云散尽，依旧见青天。

不一时，天子驾坐便殿，百官朝贺毕，天子先召铁中玉上殿。铁中玉因鞠躬而入，拜伏于地。天子看见铁中玉少年秀美，心下欢喜，因问道：“向日打入养闲堂，救出韩愿妻女的是你么？”铁中玉应道：“正是臣。”天子又问道：“前日力保侯孝的是你么？”铁中玉又应道：“正是臣。”天子道：“既两事俱是汝，则汝之胆识，诚可嘉矣。然胆识犹才气之能，如县臣所称，养病于水冰心家，而孤男寡女，五夜无欺，则古今之奇行矣。果有此事么？”铁中玉应道：“此事实有之，然非奇行，男女之礼，应如此也。”天子道：“此事虽有，然已往无

可据矣。且问你上本说‘两番花烛，止有虚名，二姓之欢，尚未实结’，此又何故？”铁中玉奏道：“臣与水冰心因有养病之嫌，义无结亲之礼，乃迫于父命，不敢以变而废常，故勉承之而两番花烛也。若花烛而即结两姓之欢，则养病之嫌，终身莫辨矣。故臣与水冰心，至今犹分居而寝；非好为名高，盖欲钳众人之口，而待陛下之新命，以为人伦光耳。”天子听奏，欣然道：“据你所奏明，水冰心犹然处子也。”因召水冰心上殿。

水冰心闻命，即鞠躬而入，拜伏于地。天子展龙目一看，见水冰心貌疑花瘦，身似柳垂，一妩媚女子也。因问道：“你就是水冰心么？”水冰心朗朗答应道：“臣妾正是水冰心。”天子道：“由县臣鲍梓本上，称你三戏过其祖，才智过人，果有此事么？”水冰心因奏道：“臣妾一女子，焉敢戏弄过其祖？只因臣父待罪边戍，臣妾一弱女家居，过其祖威逼太甚，避之不得，聊借此以脱祸耳。”天子又道：“你既知脱祸，怎不避嫌？却移铁中玉于家养病？”水冰心道：“欲报人恩，故小嫌不敢避也。”天子又笑道：“当日陌路且不避嫌，今日奉父命成婚，反异室而居，又何避嫌之甚？”水冰心道：“当日之嫌，一时之嫌也，设有谤言，从夫而即白；今日之嫌，终身之嫌也，若不存原体以自明，则今日之良人，即前日之陌路，剖心莫辨，沥血难明。今日蒙恩召见，却将何颜以对陛下？”天子听了大喜道：“若果存原体，则汝二人又比梁鸿、孟光加一等矣。朕当为汝明之。”因传旨命太监四人，引入朝见皇后，就命皇后召宫人验试水冰心，果系处女否。四太监领旨，遂将水冰心引了入去。正是：

白玉不开终是璞，黄金未炼尚疑沙。

两番花烛三番结，始有芳名万古夸。

四太监引水冰心入后宫去朝见皇后。不多时，即有两个先来回旨道：“娘娘奉旨，即着老成 宫人试验水冰心三遍，俱称实系处子。娘娘甚喜，留住赐茶，先着奴婢回奏。”天子听了，满心欢喜，因对阁臣说道：“铁中玉与水冰心已经奉父母之命，两番花烛，而犹然不肯失身，欲以保全名节，以表名教，以美风化，则前之养病，五夜无欺，今表明矣。真好速中之出类拔萃者也。若非朕召来亲问，而听信浮言，岂不亏此美节奇行？”因召过隆 栋问道：“汝身为大臣，不能训子安分，乃任其三番抢劫，若非水冰心多才善御，为其所辱久矣。强梁骄横，罪已不赦，乃复肆为毁谤，几致白璧受青蝇之玷，又行贿赂嘱 县臣，大非法纪！”过隆栋见天子诘责，慌忙无措，只得免冠伏地奏道：“臣非毁谤，实 不知铁中玉与水冰心有此暗室不欺之美行。”

天子又召万谔诘责道：“汝为御史，当采幽察隐，为朕表章大化；奈何听道路浮言，诬蔑侠 烈，朕若误听，岂不有伤名教？”万谔闻责，惊得汗流浹背，惟伏地叩头不已。天子又召韦 佩嘉奖 道：“汝一新进知县，能持正敢言，不避权贵，且言言得实，事事不诬，诚可嘉也。”因命 阁臣拟旨，阁臣因拟旨道：

朕闻人伦以持正为贵，而持正于临变之际为尤贵；节义以不渝为奇，而不渝于暧昧之时 为更奇。

水冰心一弱女也，能不动声色，而三御强暴，已不寻常矣；又能悄然解人于危病以报恩，且 又能安然置身

于嫌疑而无愧，其慧心俏胆，明识定力，又谁能及之？至其所最不可及者，琴瑟已谐，钟鼓已乐，而犹然励坚贞于自持，表清洁于神明，此诚女子中之以贤圣自持者也。

铁中玉既能出韩愿于虎穴，又能识侯孝于临刑，义侠信乎天成者矣。若夫水冰心一案，陌路救援，如至亲骨肉；燕居密迩，如畏敬大宾。接谈交饮，疏不失情；正视端容，亲不及乱。从心所欲，而名教出焉；率性以往，而礼可不没。至若已系赤绳，犹不苟合，诚冥冥不堕行之君子也。以铁中玉之君子，而配水冰心之淑女，诚可谓义侠好逑矣。朕甚嘉焉！其超进铁中玉为学士，水冰心为夫人，赐黄金百两，彩缎百端，宫袍宫衣各十袭，乌纱、鸾冕各一领，撤御前金莲鼓乐旌彩，迎归重结花烛，以为名教之宠荣。

水居一、铁英义教子女，善结婚姻，俱褒进一阶。韦佩申详无隐，报命不欺，具见骨鲠之风，任满钦取重用。鲍梓复奏详明，留意人材有素，朕甚嘉焉！过隆栋纵子毁贤，本当重处，姑念经筵旧绩，着降三级。万谔奏劾不当，罚俸半年。过其祖三行抢劫，放肆毒谋，谋虽未遂，情实可恶，着该县痛懲一百，少惩其横。

呜呼！有善弗彰，人情谁劝；有恶勿瘳，王法何为？朕不敢私，众其共懍！特谕。

阁臣才拟完圣谕，水冰心蒙娘娘赐了许多珠翠宝物，着四太监领出见驾谢恩。天子大喜道：“女子守身非偶者，古今尚有之，从未有君子淑女相为悦慕，已结丝萝，而犹不肯草草合卺，以防意外之谗，如汝之至清至白者也。今日重结花

烛，万姓观瞻，殊令名教生辉也。汝归，宜益懋后德，以彰风化。”铁中玉、水冰心与众臣一齐谢恩，欢声如雷。侍臣得旨，此时撤出金莲宝烛，一对一对，已点得辉煌煌煌；合奏的御乐，一声一声，已吹得悠悠扬扬；排列的旗帜，一行一行，已摆得花花绿绿。铁中玉与水冰心，簇拥而归，十分荣幸。正是：

名花不放不生芳，美玉不磨不生光。

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？

铁中玉与水冰心迎回到家，先拜过天地，再排香案，谢过圣恩；然后再拜父母，重结花烛。只因这一番是奉圣旨之事，满城臣民，皆轰传二人是义夫侠妇，无不交口称扬。惟过学士被降，又见儿子被责，不胜悔，又不胜怒，追究耸使之人，将成奇尽情处治。万谔被罚，十分没趣。水运虽做个漏网之鱼，然惊出一场大病，因回心感赞哥哥、侄女用情，不敢再萌邪念。仇太监见圣上如此处分，也不敢再蒙邪念。正是：

奸人空自用机心，到底仇深祸亦深。

何不回心做君子，自然人敬鬼神钦。

铁中玉与水冰心这番心迹表明，直如玉洁冰清，毫无愧怍，方欢欢喜喜，真结花烛。这一日，在洞房中安排喜宴同饮，彼此交谢。铁中玉谢水冰心，亏他到底守身，掩尽谗人之口；水冰心谢铁中玉，亏他始终不乱，大服天子之心。饮毕合卺。众侍妾佣入洞房，只见翠帷停烛，锦帐熏香，良人似玉，淑女如花，共效名教于飞之乐，十分完满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三番花烛始于归，表正人伦是与非。
坐破贞怀惟自信，闭牢心户许推依。
义将足系红丝美，礼作车迎金钿肥。
漫道一时风化正，千秋名教有光辉。

铁中玉与水冰心，自结亲之后，既美且才，美而又侠，闺中风雅之事，不一而足，种种俱堪 传世，已谱入二集，兹不复赘。